

常 談

目 要

插圖六幅
 中國財政史之轉捩
 所得稅問題之檢討
 修改國聯盟約之商榷
 西班牙內亂與國際危機
 天津工業盛衰之研究
 論婦女修養與國家之關係
 我日本所望於支那者
 世界三大獨裁王之死後問題
 華北特殊貿易問題
 西南事件與真正統一
 大赦政治犯消息
 中國科學進步之徵
 今日之世界白人之天下乎抑黃人之天下乎
 丁祭日國學講辭
 最近國內外大事紀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第一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第一卷 第五期

常談月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常談月刊第五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發行

插

- 日本駐美大使佐藤氏近像……………一幅
- 德王近影……………一幅
- 英國大文豪蕭伯納八十歲生日造像……………一幅
- 美國共和黨候選大總統蘭頓氏……………一幅
- 俄國文豪高爾基出殯……………一幅
- 美國銀行大王摩根氏之別墅……………一幅

圖

論壇

- 中國財政史之轉捩……………天馬 (一)
- 所得稅問題之檢討(續)……………六榕 (九)
- 修改國聯盟約之商榷……………忍虛 (一七)
- 西班牙內亂與國際危機……………退公 (二七)
- 天津工業盛衰之研究……………顯花 (三五)
- 論婦女與國家之關係……………蘭香 (四五)

外論介紹

- 我日本所望於支那者……………白面子 著 (五七)
- 世界三大獨裁王之死後問題……………雲將 譯 (六五)
- 華北特殊貿易問題……………齋藤三郎 著 (七五)

時事論評

西南事件與真正統一

大赦政治犯消息

英埃新條約之內幕

隴海路添置之新式鋼車美矣

中國科學進步之徵

廣東禁賭與航空建設獎券

專載

今日之世界白人之天下乎抑黃人之天下乎

蘇俄新憲法(完)

談叢

丁祭日國學講經辭

最近國內外大事紀畧

政院通過發行粵省金融公債.....京漢直達通話.....板垣中將通州訪問.....國府重申睦鄰令.....殘共犯岷縣

實行計丁徵兵.....冀東籌備秋丁祀孔.....冀東平榆公路成.....第二十九軍之態度不穩.....中日合辦

天津電業公司.....梓局和平解決.....川越入京交涉.....國際和平運動大會開幕.....德國延長兵役年限

德將製定新青年法.....與共產黨奮鬥.....蘇俄充實西方防務.....蘇俄警告德國.....法亦決定充實國防

兩雄將會晤.....墨相舉行軍事示威.....英法之重大警告.....瑪德里成恐怖世界.....戰雲瀰漫之歐洲

羅斯福之國際大會計畫.....美國人要求政府停止軍擴.....日內閣決定重要國策.....板垣中將重要談話

世界婦女反共同盟

雜俎

海潮庵隨筆

庭訓格言

為政在人

治具與治道.....學問與祿利之路.....不悅學之弊.....警偷

曼殊

(一四一)



創刊號要目

發刊詞
救國只要認得三箇字
對於所謂中俄提携論
冀察政權與日本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對憲法草案外論之感想
川粵鐵路與英國之關係
不合理之財政經濟策
國民政府之對俄外交
華北赤匪工作之實況
論語今義
國內外大事紀略
海潮庵隨筆
是汝師錄



影 近 王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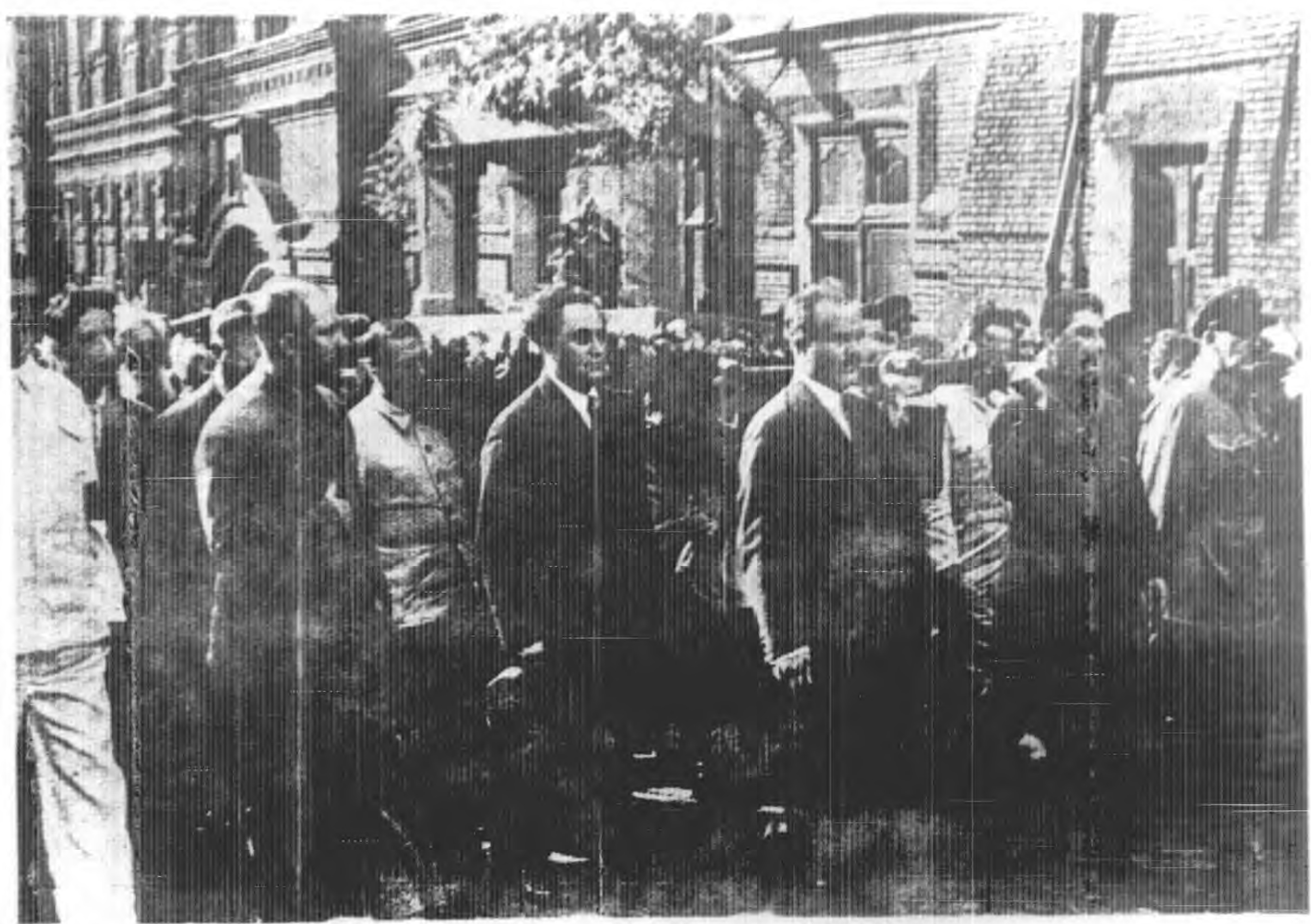
像 氏 藤 佐 使 大 美 驻 本 日



像 造 歲 十 八 納 伯 蕭 豪 文 大 國 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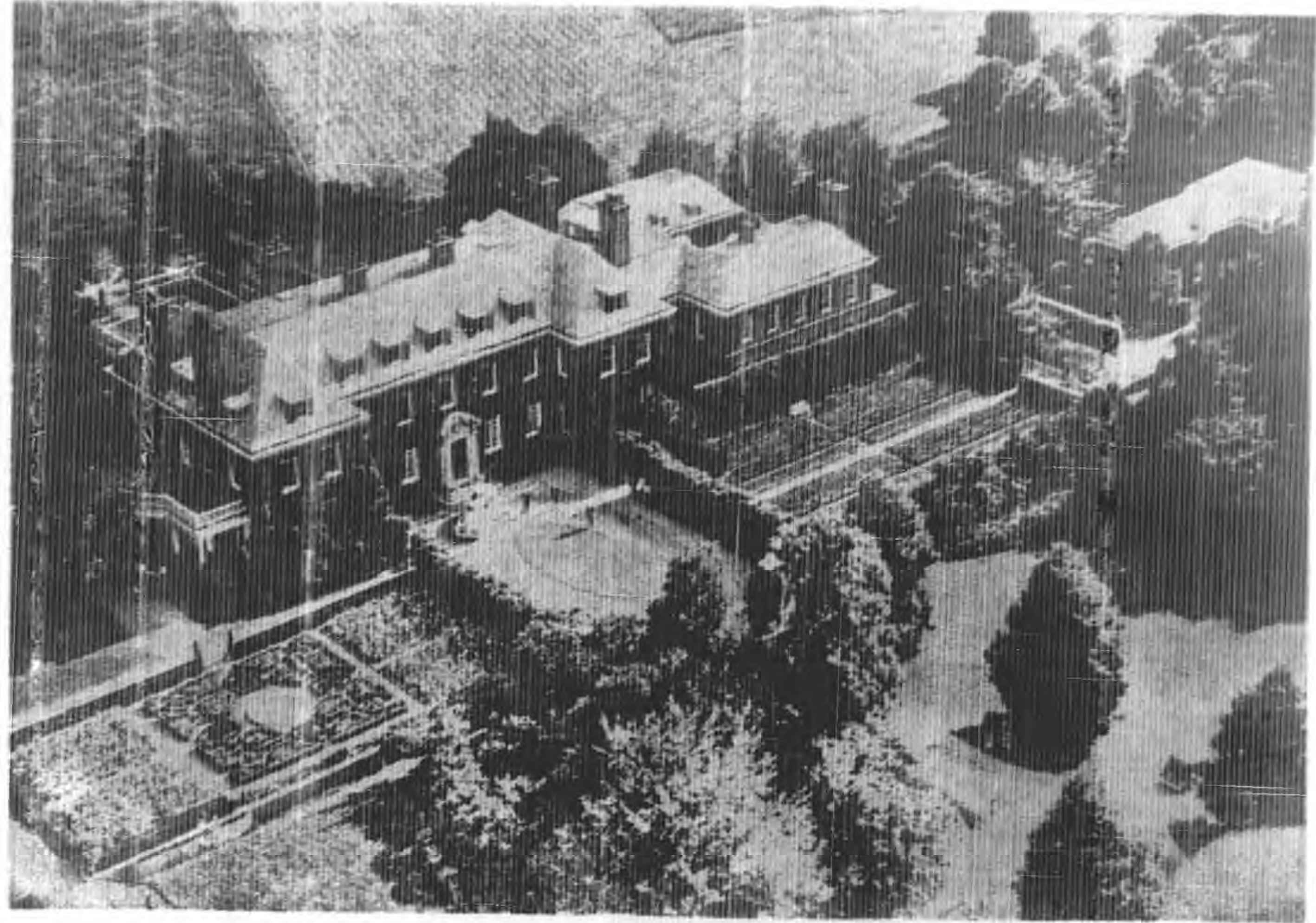


氏 翰 南 統 總 大 選 候 黨 和 民 國 共



俄國文豪高爾基出殯

(士丹林爲抬柩之一人)



美國銀行大摩根氏之別墅



論壇

中國財政史之轉捩

天馬

財政之爲義 理財之政也 夫既曰政 自當有其政策 而論中國以往之財政 實無政策之可言 其理財之惟一目標 止在設法以取民財 及既取得 卽自詡爲理財能手 至其取財方法及手腕 有無損害國民經濟 有無竭澤而漁 毀損稅源之弊 則全未暇顧及也

無政策之財務行政 自前清之末葉而至民國初年 自民國初年而至現在 均一統相承 絕未有若何進步 顧理財原則雖未有進步 而在理財之手段上 就枝葉而論 則自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後 比較往日 似略稍加講求 例如釐金一項 向爲病民惡稅 而財政部竟允予以裁撤 斯誠爲對於國民經濟 不無裨益 餘如對於征稅手續之由繁就簡 積弊之逐漸革除 亦似有相當成績 惟理財手段 雖畧有進步 而中國財政 仍不能與現代國家 並駕齊驅者

其間固自有大原因在 原因爲何 卽缺乏財政政策是已

在未論我國財政政策之前 先訊論現代各國之財政政策

決定財政政策 大抵現代國家 有三個場合 (一)爲建國的精神 (二)爲自然之環境 (

三)爲歷史進化之階段 今試先言歷史之階級 十八世紀租稅之理論 最盛行者爲代價學說

或利益學說 此種學說 其來源係由于契約論 蓋當時認爲國家與人民 係一種契約關係

國家之起源在此 租稅之根據亦在此 人民向政府捐納租稅 其目的在求得政府之保護

而租稅之作用 爲政府保護力之代價 故租稅應與國家之保護力相抵 相抵之租稅 卽爲合

理之租稅 否則人民無繳納之義務 至十九世紀租稅保險金說 代利益學說而興 蓋十九世

紀 自由之說盛行 認租稅爲人民對政府所納之保險金 政府收得保險金之後 應絕對保障

人民生命財產之自由 違者卽認政府所爲 與天賦人權之義相反 故當時之租稅學說 爲自

由的 放任的 而非干涉的 時至二十世紀 國家之權力增加 個人自由之說 乃進而爲社

會主義之學說 故人民有犧牲自己利益 以促進社會生存之義務 而此租稅義務 乃成爲有

負擔能力者對社會之一種犧牲 故產生一種犧牲學說 此種犧牲學說 已成爲今日治財政學

者之一種通論 茲姑以貧民救濟所一事爲例 近代國家 每有向負有較優納稅能力之人 征

收租稅 而將其所得 用以贍養無自救能力之人 而設立所謂貧民救濟所者 此種設施 如繩以代價學說 則納稅之義務 已超過政府之給付 自乏其根據 如繩以租稅保險金說 更未易通 故必採用犧牲說 乃足以解釋現代國家所盛行之救貧制度 以上所舉 乃因歷史階段之不同而異其財政政策也

次論自然之環境 影響于財政政策 其因地理環境之關係者 多視其國家爲農業立國抑工業立國而不同 大抵工業立國之國家 多獎勵原料入口 而限制外國工業品入口 農業立國之國家 多獎勵原料出口 而限制外國原料入口 凡此種獎勵及限制 均寓於關稅之中 故近代各國關稅 有所謂比額制者 又有所謂獎勵制者 凡此均無非因本國之經濟 及自然地理狀況 而異其財政政策

再論建國精神之不同 而異其財政政策者 現在黨國政策 既以三民主義爲標榜矣 民生主義明言平均地權 節制資本 所有平均及節制 均屬於財政政策之中 例如土地增值稅 卽欲以財政政策 而達到所謂三民主義之目的也 資本主義國家 向來都採用其資本主義化之財政政策 以期保護財富分配之現制度 近來因受社會主義之影響 已採用累進稅率以平均租稅之負擔 此係資本主義國家 因立國精神之漸趨改變 而用財政政策以適應其立國精

神也 至如共產主義國家 如蘇聯一國 則簡直用租稅政策 以推陷廓清階級制度 故蘇聯租稅政策 不求負稅之各得其平 而在日求增加富人之負擔

就歷史上地理上 建國精神上而言現代國家之租稅既如彼 惟無論何種國家 其租稅政策 更有共通之原則 即平衡是也 所謂平衡者 即負擔之平衡 而非人口支配上之平衡 何以言之 例如一國之內 有人口一萬 而租稅之收入預算爲一萬 並非將此收入預算每人一元平均分配於一萬人口之上 而係比例分配於有負稅能力者之上 如甲年入萬元 其負稅應多 而乙年入十元 其負稅應少 必如是方能符合平衡之原則 此近代各國所以以直接稅收入 爲財政之大宗也

我國目前既無所謂財政政策 茲盱衡各國財政現勢 借箸代謀 擬定我國之財政原則如下

(一) 爲適合世界上社會主義之趨勢及兼顧建國之民生主義 應以平衡及節制資本爲第一原則

(二) 爲適應我國之自然地理 應以保護財政政策爲第二原則

(三) 爲適應財政史之進化階段 應以負責犧牲說爲第三原則

根據以上三原則 而論我國之財政 其是否與之符合 應就反正兩方面說明之 夫賦稅之

有比例負擔之功用 惟直接稅方能有之 而我國至目前為止 中央稅收 大抵皆惟間接稅是賴 絕無直接稅之踪影 每年中央主要收入 爲關稅鹽稅及統稅三者 均爲對物收稅 其爲間接稅制自甚明顯 此上三種稅制之中 其轉嫁之易 以關稅爲最著 而失却平衡效用 以鹽稅爲尤甚 茲將我國稅收之百分比 分列如下

二十年度

關稅	四一·九四%
鹽稅	一八·二七%
統稅	八·四八%

總共佔歲入百分比六八·六九%

二十一年度

關稅	五一·七四%
鹽稅	二二·七六%
統稅	一三·九五%

總共佔歲入百分比八八·四五%

二十二年度

關稅	五三·一二%
----	--------

鹽稅	二一·五七%	總共佔歲入百分比八七·九四%
統稅	一四·二五%	

二十三年度

關稅	四六·〇〇%	總共佔歲入百分比八五·〇〇%
鹽稅	二四·〇〇%	
統稅	一五·〇〇%	

以上所述 除關鹽統三稅 共佔歲入百分之八十以上外 其餘之中央稅收 除一部份官吏薪俸所得捐為直接稅外 其餘無一而非間接稅收入

間接稅之負擔失平者 莫若鹽稅 鹽稅祇能按量征收 不能分級 而食鹽一事 尤為貧富所共通 故鹽稅一項 無殊按人頭收稅 所幸鹽稅之額尚輕 而收入之數甚為穩固 更因有外債關係 政府雖知其病民 亦祇得暫時留存

統稅亦為對物征稅 因創始不久 辦理得人 尙未有如鹽稅之積弊重重 惟正因其係對物征稅 辦理雖善 原則已差 故仍不能認為良善之稅制

良善之稅制為何 自係以直接稅最為合理 而直接稅之中 首推所得稅與遺產稅 所得稅

係按人民所得之多寡 而向國家負其納稅責任 或因其本身能力之超越 或因其本人所憑藉財產之超越 而賦以較重之稅 所得稅最優之點 在能利用稅制 以達到節制資本之目的 同時又能取富人之所餘 以補貧民所不足 故現在各資本國家 均藉此為調劑階級鬥爭之初步 至於遺產稅 係隨遺產制度而共存 遺產一物 為私有制度之產品 在私有制度尙未能廢除以前 遺產制自不能不存在 而遺產稅一種制度 乃為對社會上一種不勞而獲者之一種制裁辦法 在現在國家中 所得遺產兩稅 自為最善之稅制

我國比年以來 治財政者 早知我國如欲財政上軌道 自非實行直接稅不為功 徒以實行直接稅 因我國有治外法權之關係 不易為力 例如最近 中央已有實行所得稅之決心 并經將所得稅條例通過 其遇到之困難 有如下述

(一) 外人能否遵令納稅問題 我國因經濟之落後 外人因資本勢力之優越 在國內所得較多者 自係外人 而外人在其本國 既已完納本國之所得稅 又從而納中國政府之所得稅 其負擔不免過重 又因外人在華有領事裁判權之關係 政府究無力量向外人征收所得稅 如非用外交之方式以謀解決 不能為功 此其一

(二) 國內資本之逃避問題 因第一問題 我國不能向外人征收所得稅 緣而生國內資本

逃避的問題 外人既不需向中國政府完稅 國內之擁有財產者 自可將其財產 假托外人戶名 存放於外國銀行之中 爾時必生出資金外逃的事實 此其二

(三)國內向來習俗問題 國內向來習俗 一人多用數種名稱 如姓名之外 又有字 又有號 於字號之外 又有某某記 某某記之外 又有某某堂等 我國民法 既未取消一切堂記名號之所有權規定 因而將來之稽征至感困難 此其三

依上所述 具見所得稅之實行 困難滋多 惟所得稅為各現代國家所共採之稅制 我國財政當局 亦既決定開征之 此為我國財政史上轉捩之一頁 非細故也

飛紅掠地送春忙

嫩綠成陰帶露香

聽徹曉天鸞百轉

卻隨飛蝶度橫塘

所得稅問題之檢討 (續)

六榕

若至中國 自前清末葉 即已有人極力主張開辦所得稅 以充國用 但尙未及頒布稅法 見諸實行 及鼎革後 財政部又屢建議開始籌備 直至民國三年一月始頒布所得稅條例凡二十一條 仍未實行 四年八月又訂有第一期施行細則 通令施行 七年七月後將此項稅法提交國會修改稅率 及九年四月始呈准仍照原條例辦理 十年一月復將施行細則 通令各省一律開征 值天下多故 各省均未遵行 惟關於官俸所得一項 以政府可得任意操縱 卽於發薪時照數扣出 故當時財政部人員 曾經納過此稅 其外如教育部等 亦曾納過數月 後以其他官署 既非一律實行 已納者心不能平 因又請求如數發還 此爲北京政府第一次開征所得稅之成績 及國都南遷 國民政府爲國民黨籌經費計 始制定一種所得捐徵收條例 然此屬于黨務捐 原祇可責繳於一般黨員 不能濫取于黨外之人也 乃以黨人一時當國 卽不惜借國家之力 嫁其負擔于凡有薪俸收入者 以國府以下各機關之人員爲限 此辦法於民國十六年八月十八日頒布 至今實行 由各機關于發薪時 將所得捐先行扣繳 其捐額自五十

一元起至一百元者徵收百分之一爲最低 七百零一元至八百元者徵收百分之八爲最高 計每月平均可總收三十萬元上下 蓋一種非馱非馬之稅制 其範圍過狹 既失普遍原則之旨 而其用途則僅以充黨費 尤與國家租稅之收入無關 故其不公 視北京政府往年之暫收一部份所得稅 更爲當世所詬病 至民國十七年冬於全國財政會議席上 議決實施所得稅案 並規定辦理次第 十八年一月由財政部將民三年所得稅條例修正公布 計共二十八條 又將民十年所擬定所得稅施行細則 按修正條例之要點 分別改訂 而因遇有種種困難 尙未見諸實行 直至本年六月間 舊事重提 由立法院將所得稅暫行條例草案三十一條 予以通過 並由財政部另擬所得稅原則 呈經中政會通過 原預備從七月一日起施行 故二十四年度預算已將該項稅收列入估計作爲五百萬元 嗣因籌備不及 擬展期至本年一月開征 又因種種關係 到時尙未實行 惟本年六月三十日立法院通過二十五年度總預算案歲出歲入 各列爲九萬萬九千餘萬元 就紙上數字而觀 雖收支適合 最爲財政上可喜之現象 但求其實際 則二十四年度之總決算 其入不抵出 爲數甚巨 本年度之虧空 更可揣測而知 蓋我國歲入以關稅爲最大宗 而近來因關稅收入之銳減 本年度之總預算 必將受其影響 殆無可疑 我國財政值此危機 在二十四年度下半年雖能以增發不兌現之新法幣勉強敷衍 暫救一時燃

眉之急。究非根本解決之道。於此而欲設法彌縫。其將節流乎。恐無流之可節。將開源乎。亦非咄嗟可辦。倘不得已而求援於外債。則飲鳩止渴。非計之得也。惟總預算案。既仍列所得稅收入。爲五百萬元。則財政當局之最先注意及此。固其宜也。於是將去年所訂之所得稅暫行條例。酌量修正。改稱爲所得稅法案。先送由中政會於六月十七日通過。原則數項。其要點爲（一）所得稅爲中央稅。（二）就下列所得先行舉辦。第一類營利事業所得。計分二種。一爲公司商號行棧工廠。或個人資本在二千以上營利事業之所得。一爲屬一時營利事業之所得。該項所得應以所得額與資本額爲比例而課稅。第二類爲薪給報酬所得。即凡公務人員自由職業者及其他從事各事業者薪給報酬之所得。該類所得。以所得額爲課稅標準。其每月所得平均在三十元以上者。均課以一定所得稅。（三）課稅方法係以採用累進稅制爲主。（四）應納稅款之方法。採取申報調查審查三種程序。自中政會通過此原則後。財政部即着手籌備開徵事宜。嗣將該法案送經立法院于七月七日開會討論。一時各有辯難。卒仍改稱所得稅條例。交付審查。旋于九日再由立法院開第六十八次會議決議照審查修正案修正通過。計分六章共二十二條。即今所公布之所得稅暫行條例是也。該條例公布後。財政部之中央直接稅籌備處。一面籌劃開征手續。原擬從八月一日實行。旋改九月。一面草擬施行細則。須呈請

財長核定 公布之期 當不在遠 此我國舉辦所得稅之原委也

夫我國向惟偏重間接稅 如關稅鹽稅統稅 實佔租稅收入總額百分之九七·五五 其他所收 其屬于行爲稅者有印花稅 僅佔收入總額百分之一·八二 屬於收益稅者 有礦稅交易所稅及銀行稅三種 亦僅佔百分之〇·六三 殆皆微乎其微 是我國稅制向以間接稅消費稅爲中堅 而間接稅消費稅 最易轉嫁于最後消費者 故物價往往因此提高 而同時因國民購買力之低減 終不免貨物滯銷 工商兩業 胥受其困 如是互爲因果 其勢之所趨 必至影響稅收 而政府以稅收不旺 又或再事加稅 以圖補苴 殊不計稅源既已枯竭 權輿不能得油 其弊必至兩敗俱傷 而租稅全部之體系 將因此而崩壞 卽在平時歲入已苦不足 况一旦遇有非常事變 稅源既無可恃 尤有莫大之危險 故今各國莫不由間接稅而注重于直接稅 卽從物稅而移到人稅 其在舉辦之初 有因軍事吃緊 賴此以應急需 又或因政費不足 藉資小補 初僅屬于一時權宜 而後反成爲國家正當收入之大宗 歷年以來 各國又以經驗所得 條理愈臻美備 大戰以後講理財者 皆注意此項征收 以增益其歲入 已成爲全世界一致之現象 蓋所得稅之征收 係最合于普遍及彈性之原則 平時既能養成人民納稅職務之正確觀念及其習慣 如遇非常時期 稍爲加高稅率 卽可增加收入不少 而人民以其課徵 僅

在于所得利益 而不及于資本 務使納稅者於納稅外猶有所得 而與竭澤而漁者不同 故人
民諒政府之苦衷 亦必樂於輸將 斷不至如間接稅之一遇戰事 卽稅源發生極大之變化 而
遂影響于財政全局也 故就時勢而論 我國今之開辦所得稅 實屬適宜 故所得稅暫行條例
公布以後 各地商會雖有以變相釐金未盡廢除爲理由 紛請暫緩實行 其他縱有指摘 亦祇
就一局部發表意見 或預慮實施時發生流弊有所陳述 顧皆非作根本之反對 則該稅制之必
能如期實行 可斷言也

吾國既決定征收所得稅 其稅制良否 觀于上文所述 自可得其定評 惟將來果能得到何
等成績及有無流弊 則全視條例所定及施行細則之能否面面顧到 當此將次實行之始 當世
談士固已各抒所見 多所論列 無躐一一再爲指陳 而吾人認爲有必應格外加意者 約有數
端

(一) 納稅義務者之規定 我國以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 遇事不能行使其完全主權 對
于外人 往往以格于領事裁判權存在 而使吾國法律有時失其效用 重以租界未全收回 卽
吾國人之託庇其間者 亦可不受中國法令之拘束 試觀民國二十年營業稅開始施行時 上海
因有外商租界納稅問題不能解決 遂至不能開征 則此次所得稅之能否不遇此等阻力 實難

預料 查以前所擬所得稅條例 對於徵稅對象 在民國三年及十八年 曾規定「在國內地有住所或一年以上之居所者 應負完納所得稅之義務」又「在國內地雖無住所或居所 而有財產或營業 或國債地方公債 及公司債之利息等所得者 僅就其所得負納稅之義務」其聲明為內地者 即欲置租界于例外也 但若果置租界於例外 則所得稅失去對外國僑商應行征收之一大部份 甚至國人之寄迹租界 或將財產營業藏于其內者 亦可免納稅之義務 則其影響于所得稅之收入 現在已為數極巨 况將來相率藉此以作逋逃藪 其結果適足助長租界之繁榮 而區區所課于內地小民者 所得豈足以償其所失耶 故舉辦所得稅其重要在于打破外人勢力範圍 而困難之點 亦即在是 今暫行條例不為明白規定 是為留有磋商餘地 現聞業已照會各國 欲令一律就範 其能否達吾目的推行無阻 全視外交之手段如何 不能不望當局者出之以決心 而持之以毅力也

(二)免稅範圍之斟酌 查暫行條例對於所得之質與量 有應行免稅者已於第二條分類列舉 似尚能多所顧全 惟第二類所得原案由五十元起征 而修正案始改為三十元 未免過于苛細 蓋此項免稅 各國皆有規定 而數目大小 則各視其國之生活程度及本人之環境而定 今我國生活程度 雖未甚高 而以家族制度之存在 人口又易繁殖 所謂八口之家 仰

事俯畜 往往有歸于一人獨力負擔者 使於此而僅有三十元之所得 直是入不敷出 饑寒難免 安忍再責以納稅之義務 雖謂所課無多 而在竭蹶之下 卽此區區 已屬針針見血 特高談立法 身處富貴 或未知此痛苦耳 故吾主張從三十元起徵者 似應以無家庭之累者爲限 否則概予免除 卽在百元以內者 亦併應視其扶養人數之多寡 酌爲輕減 以示體卹立法不外人情 望能於施行細則中 更有詳細規定 以補救之

(三) 將來加稅之限制 今之所定稅率 平心論之 未爲高也 但中國每辦一種稅捐 其初必有藉口謂係出于一時權宜 不久卽可邀免 然一經實行之後 政府利其可以吸收民財 動輒不顧前言 莫肯釋手 曩時最爲病民之釐金 不知幾經展延 而後能廢 與近來之飛機捐 初言止收一兩月 而忽展期一年 諸如此類 久已失信于民 今者所得稅最爲租稅之正當者 上文旣已述之 吾民一經承認此項負擔 卽與他項苛稅雜捐不復再望政府加恩蠲免 所慮者政府開此稅源以後 見其行之順利 而又惑于富有彈性之說 謂可隨時借一口實 任意提高稅率 而不復顧民力之負擔 則行之各國爲良稅者 而一入中國人之手 又變爲惡稅矣 是又不能不望主持稅政者之特別注意 非眞至非常時期 萬萬不可輕言加稅也

(四) 徵收時嚴禁藉端騷擾 吾國民苦苛稅雜捐之日久矣 至今未盡被解除 而現旣以

負擔所得稅爲代價 固將求免歷來所受之種種擾累也 但所得稅創辦伊始 小民未能盡明其意義 不無疑慮 非先善爲勸導 使之就範 無以養成其納稅之習慣 而欲達此目的 其握要在於所用收稅人員之得力 若仍用往時污吏蠹差之手段 既不廉正 又欠和平 設有藉端訛詐 上下其手 則世界之認爲良稅者 一經中國人之辦理 便又變爲惡稅 徒招民怨 實際之有裨于國庫者 反屬有限 是又非今日民生凋敝之時所宜出此 故於收稅人員之選派不可不特加注意 而尤貴有極嚴密之章程以督責之也

以上不過舉其犖犖大端 其他對於公布條例 尙嫌有未盡完善 實行之時 或不免發生窒礙者 必應隨時補救 現暫無庸爲之一一臚舉 總之所得稅之開征 爲今日財政上應採之合理稅法 國民必能諒政府之苦衷 努力負擔 但望一經實行之後 果能有益國計而無害民生 則固爲全國人民之所盼望也

農以力盡田 賈以察盡財

百工以巧盡械器

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

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

夫是謂至平

修改國聯盟約之商榷

忍 廬

世界最莊嚴最神聖之國聯會 不幸於今年因意大利之以毒瓦斯蹂躪阿比西尼亞國土 而竟歸失敗矣 吾人推原其所以失敗之總因 可就學理方面 及事實方面 分別探究之 有如下述

(一)以全球多數歷史地理不同 政治經濟文化風俗不同 簡而言之 即利害不同之獨立國家 集而另設一機構 其取義蓋為契約說 謂能於普通國際公法外 訂立互相遵守之條件 以期彼此尊之重之 不失平等之精神 而各得互助之實益也 顧天下事 苟欲翕之 必先張之 苟欲取之 必先與之 各國對於世界和平之前途 既欲循一正當軌道而共趨赴之 則利害之見 絕不能以自己一國為單位 必須以共同利害為前題 而欲達此目的 各會員固不能不於入會之先 預有一種將來遇事解決 肯願捐棄成見 服從公議之犧牲決心 其決心之表示 即因簽定盟約而生效力 其例如美國之聯邦制度然 蓋各洲雖各有獨立政府 各有其主權 而既認聯邦制度為有利 則在同意之下 自可將其原有主權之一部 讓與聯邦政府

此非自損其主權也 以非此則聯邦無以集各洲所付與之權 另設一權以資行使 而聯邦即屬贅疣也 國聯之設 原爲根據於此基本原則 而試問參與國聯之國家 其果能效美國各洲肯將其原有主權之一部 讓與國聯乎 蓋皆未能也 則國聯以無最高權故 是爲失敗原因最堪注意者

(二)國聯係於大戰後 胚胎于凡爾賽條約而產生 其所負使命 卽爲執行凡爾賽條約也 但凡爾賽條約 原與城下盟無異 故凡其中所訂定 皆利於戰勝國而不利於戰敗國 戰敗國當時屈于勢而簽之 其痛心無異於立一賣身契約 非情之所能忍也 故不得機會則已 一遇機會 卽有報仇雪恨之心 使國聯能爲先事預防 遇事以人道爲主 挫強扶弱 稍有以慰其望而平其氣 則彼此或尙易於相安 顧國聯智不出此 有時乃反助桀爲虐 益使受者難受 忍無可忍 則或者失望之餘 不但對於國聯 失其信仰之心 且或視同荆棘 反嫌其礙手礙足 不便于有利己方之進行 更思有以撕棄之 以此而欲求國聯之不歸失敗 又何可得耶

(三)國聯爲美總統威爾遜所提倡 其於成立時 威爾遜提出意見 其中有民族自決一項 在原則上本屬正當 國聯亦經予以贊成 但觀於前年德奧要求合併一事 國聯則又堅決反對 其主張之不能貫徹若此 則只授人以攻擊之口實 威信盡失 其尙何所持以立足乎

國聯既有此失敗原因 而十餘年來尙能勉強支持 各會員國不吝歲納巨額會費 奉之以作國際間之一種裝飾品者 蓋賴有若干條冠冕堂皇之約文以維繫之 今試述其成立之歷史 當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告終 美總統赴歐參與和議 其所發表十四條休戰辦法 內有提議創設國際聯盟 其全文爲「必須組織一普遍之團體 依一定之章則 以互相保證政治之獨立 與領土之完整 大小國家 同一待遇」 其用意係鑒於大戰之慘禍 力謀世界將來之和平 各國當時痛定思痛 亦以舍此別無辦法 因共欣納其議 而以有國聯盟約之簽訂 其盟約條文非出一人手筆 乃集各種主張學說 調和合併 幾經研究討論而後成 而其宗旨 則顯然透露于席文中 其言曰「各簽約爲增進國際合作 維持世際和平安全起見 特接受不從事戰爭的義務 採用公開公道光榮的外交 遵守國際公法並履行條約義務 因簽定此盟約」此雖落落數語 而已開宗明義 揭表最後目的之所在 其下列條文 則皆爲求達目的之方法 其時美國外相葛雷氏 曾語人曰「使國聯組織獲存於一九一四年之頃 則歐戰慘禍 必可消弭於無形」是此盟約 爲最能應用各國人士趨向和平之心理 卽此可見一斑 蓋和平之神 雖向爲人類所崇拜 而自古以人必有欲 有欲必爭 則爭奪相殺之爲患 又往往足使渴求和平者 歸於幻想 其在古昔 有欲借宗教之力 倡仁義之說 以弭戰禍而戢殺機者

顧尙空談而無實力 其所收之效極微 近世於國際間 有海牙和會之組織 所以講求維持世界和平之道 漸得實際 意爲國際間苟有爭執 可憑仲裁制度以排解之 如吾國鄉村中之有鄉約公局然 遇里黨發生糾紛 得由紳耆理處 大事可化爲小事 小事可化爲無事 不必訴之於官府 或出之以械鬥 而致釀成傾家蕩產 生命不保之惡果 其意美 其法亦良矣 乃人情好勝 無有自知理虧 而不肯示弱者 故仲裁之效 有時不能施之于強項 此無他 以對於不服仲裁者 無所制裁故 國聯盟約 有鑒於此 因訂有制裁辦法以補救之 是爲國際條約中之最大進步者

制裁辦法 明白規定於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條文中 計分四項

(一) 聯盟會員如有蔑視本約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條之規定 而從事戰爭者 則依此事實 應視爲對於其他聯盟國有作戰行爲 其他聯盟會員 當立即着手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金融上之關係 禁止其人民與毀約國人民間之一切往來 並阻止其他任何國家之人民 不問其爲聯盟會員與否 其與毀約國人民之一切金融上商業上或個人間之往來

(二) 遇此情形 行政院應負責向關係各政府建議 以各聯盟會員應如何分撥海陸空軍 組成軍隊 以維護國聯盟約

(三) 聯盟會員並約定在適用本條金融上經濟上之辦法時 彼此應互相協助 藉以減輕實施上述辦法時所感受之損失與困難 如毀約國對於聯盟會員中之一國 施行特殊辦法時 亦當互相扶助以抵制之 擁護聯盟約章各會員 其軍隊過境 應設法予以假道之便利

(四) 聯盟會任一會員違反聯盟約章之任何一項者 經理事會之表決 列席理事會其他會員代表之贊同 得宣告令其出會

第一項爲明示實施制裁之條件 而先規定制裁之適用範圍 其所謂蔑視第十二條者 卽不將發生爭執 提交公斷 或交行政院審查 又不待斷後或行政院審查後三個月而卽從事戰爭者也 第十三條則專指適宜於公斷之法律事項爲言 第十五條 則指政治糾紛 未依第三條辦理之事項而言 卽謂行政會應盡力使此爭議得以能決 倘不能……能決 行政令……繕具報告書爲適當之建議 如報告書爲會員一致贊成 則……彼此不得向遵從報告書建議之任何一造 從事戰爭也 蓋本盟約各條 均但指出應爲與不應爲 其第十條雖稱「行政會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 又第十一條雖言「聯盟應用任何辦法 視爲敏妙而有力者」 而均未明言辦法爲何 今旣於此條明定辦法 自不能不先規定適用之範圍 惟國際上之制裁 與普通法律之所謂制裁究有異 蓋如國內法 爲維持國內之安寧與秩序 而有制裁 則有刑罰焉

其施行之也 必有一種強制拘束之執行力 又有一定不移之手續 但國聯本未有特殊勢力 超出國家之上 可得對於會員各國 能爲類如刑罰之一種積極制裁 則除過于迂遠之道德制裁以外 惟有另定一制裁方法 而及其實行制裁 則國聯僅能通過提議 其本身因無強有力之工具 無以實負其責 其願否執行 及何時執行 仍留有各會員自行酌量之餘地 故第一項之經濟制裁辦法 觀於此次之對意制裁 已開先例 其利弊得失 衆所共見 無待贅言也」

第二項爲軍事制裁 此本爲最有力量之方法 卽古者有不如約 天下共擊之之意 然實亦言易而行難 故威爾遜所擬盟約初稿 本無此款 蓋以爲經濟壓迫 已足促毀約國之覺悟 而不必以兵止兵也 今之有此規定 係根據於法國之提案 蓋當時法國欲以歐洲之國際警察自居 一旦有事 可代國聯執行軍事制裁以稱雄 故極力主張 但同盟精神 根本卽不贊成其議 故條文雖具 識者早已料其決無援用之日

第三項則因實行經濟制裁時 不獨受者受有損失 卽施者亦或受有損失 而各國以關係不同 所受損失之程度 亦有大小深淺之異 使無互助之規定 則臨時各以其本身利害之計算 必至不能同心而合作 故此項實以補第一項之不及

若夫第四項 對於毀約國 得以投票表決 宣令出會一事 其意以爲屏諸不齒 足以損及其國家之尊嚴 然此在國際道德高尚之時 或稍有效 若在今日 則強權之下 何卹人言 蓋有不待國聯之令其出會 而彼已先掉頭不欲而去 一若羞與其他會員國爲伍 而國蘇懾其餘威 不但未敢加以一字之貶 且恐其退會卽於國聯爲不利 而反多方設法 再欲羅致之而借重焉 觀之近事 此例不一 讀此條文 只有令人增無限之感慨耳

當時訂定此盟約 蓋已費盡各國政治外交家之腦筋 謂恃此爲保障 可達永久和平之希望矣 顧十餘年來 國際間雖仍時時發生爭執 而尙未有一次應用此第十六條者 曩於一九二二年英總理路易喬治雖會同南斯阿夫與阿爾巴尼亞事件 於十一月電請國聯秘書長 召集非常會議 並請先由理事會討論第十六條規定之手段 以便屆時實施 但其提議 卒未見用 又一九二三年意大利軍艦 有礮擊希臘科爾府之舉 希臘代表 亦曾於理事會中 提出意大利橫暴若此 應否適用第十六條予以制裁之問題 又卒未見主張應用 及中日滿洲事件發生 李頓調查團之報告書 雖已通過于國聯大會 而亦無適用此條之事實 至於玻利維亞與巴拉圭之大厦谷戰爭 國聯對於兩交戰國 曾發布禁運軍火之令 但玻利維亞 雖能接受 而巴拉圭則否 是顯然違背此盟約也 國聯於一九三五年三月雖曾由委員會討論實施制裁之方

法 卒以各國不予同意 只將對玻禁運軍火之令 予以撤銷 而亦未有對巴制裁之舉 其援引第十六條第一項而見諸實行者 實以去年決議對意制裁爲破天荒

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 交惡已久 而意且有曾敗于阿之嫌 屢思報復 及去年因華爾華爾事件而決裂 意兵侵入阿境 國聯仲裁無效 法國出而調停亦無效 而其曲實在意也 英國以利害切己 不欲意之得志 於是力倡對意制裁之議 國聯依據六國委員會之報告 以(一)

(一) 東非意軍總司令波諾將軍對於部下 發有踰越邊界之命令 (二) 侵犯阿國土地 (三) 轟擊阿狄格拉特與阿杜華 因認定意爲毀約 於去年十月間由大會通過對意制裁案 設立制裁方案 調整委員會 而從十一月十八日實施制裁 第十六條之應用 自茲而始 其當時所擬制裁方案 以英法見地之不同 經月餘之討論 始克決定 其中有關於軍火禁運者 有關於財政制裁者 有關於經濟制裁者 有關於互助辦法者 驟然觀之 似甚完善 而實際則以是制裁實未足與意以致命之傷 蓋主要原料如鋼鐵 如煤及石油等 均未列入禁運單內 各會員國仍得繼續出售于意國 又如斷絕外交關係等等 亦未涉及 故在實施之始 識者已料其效力甚微 卒之意國未牽動 而阿則以力不能支 京城見破 皇帝蒙塵矣 推究制裁之所以不能收效 固由條件太鬆 而會員國各顧利害 同床各夢 不能誠心合作 共謀貫徹 更爲失

敗之原因 蓋當時對意之最有力者 惟英與法 而兩者意見 早已紛歧 一主緊迫 一主緩和 步驟已不一致 又如美德之以不在國聯而不加入制裁 尙在人意中 而奧匈兩國同屬會員 乃亦以對意和好 拒絕參加 令人失望 其外 瑞士則以永久中立之地位 要求免除南美之巴拉圭 則完全置身事外 其餘諸國雖經接受制裁辦法 而亦予以保留 如阿根廷 委內瑞辣 烏挂圭等 皆未切實施行 其南斯拉夫 希臘 羅馬尼亞等 則更以對意貿易上輸出之損失 向國聯要求補償 以此種種 祇足證明人類愛世界之心 決不能及愛護其本國 故皆不欲捐其特殊之利益 而爲世界謀和平 與維持其秩序 則對意制裁之不足以救阿 固其宜也

當阿國初敗 其軍隊尙保有一部份之實力 阿人且自認尙有政府存在 未能謂其國之盡亡也 使國聯於此 憤意國之無道 而尙有救阿之決心 則督率各會員國 加緊制裁 並聲明意不撤兵 阿不復國 則制裁不止 如是則大義申於天下 意雖强悍 或尙稍有顧忌 不敢遽有兼併阿國之舉 而國聯於此 亦庶盡其擁護盟約之責 方足以對阿也 豈料各會員國見阿之敗 不以不能救爲恥 祇懾於意大利戰勝之餘威 又怵於其空言之恐嚇 卽懼以堅持制裁 失歡強國 終非已國之利 因不復顧出爾反爾 見風而轉舵焉 夫對意制裁之議 其首先

倡之。而又主張最力者英人也。乃至是而反覆焉。方撤銷制裁之議起。英之工黨領袖阿特里曾向議院提出彈劾案。至謂「撤銷制裁。爲低減國家之威望。挫弱國聯之地位。並危及和平」。其言簡而意賅。最爲沈痛。而英外相艾登辯解。則謂「英政府並無寬恕意國行動之意。但因歐洲各國。皆不欲進行軍事制裁。今集體安全已歸失敗。無所取于繼續制裁。與強化制裁。蓋今除軍事外。決不能變意阿之地位也」。英之見解尙如此。其他各國。不問可知。故卒聲請國聯大會予以撤銷。而國聯之威信墜地。第十六條寶貴之條文。自此將爲虛設。不復有一文之值矣。

（未完）

思之思之 又重思之 思之
而不通 鬼神將通之 非鬼
神之力也 精氣之極也

（管子語）

西班牙內亂與國際危機

退 公

西班牙底內亂發生後 已經延續到一個月以上 國內的報紙 對於這個遠處西歐 與中國 很少直接關係的國家底戰事 竟不斷的用巨大的篇幅來登載 固然可說是新聞界眼光底遠大 (當然也反映到新聞界對於國內問題不敢多說話的可憐相) 可是國人對於西班牙內亂的因果 種種 以及他所發生的國際影響 大半究竟還是不很明瞭 這不能不有待於報紙以外其他 刊物的補充

西班牙這次內亂如何會發生的呢 自然有他的社會經濟的背景 而這種背景 又可追究到 地理與歷史的兩項原因

西班牙的位置在歐洲的極西 比利尼斯山脈以南 據地理家的研究 在地理的分區上 他是屬於歐洲 但在地理的性質上 他却近似北非洲 他的氣候非常乾燥 雨量很少 水源也不充分 地勢高亢 交通也不大便利 加以封建勢力頑固的統治 他雖說是一個農業國家 國內常聞有飢荒與疫癘 農業生產既不豐富 農民的經濟情形 常陷於窮困 這對於西班牙

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 是很有影響的

西班牙的歷史 也有他特殊的經歷 在十三世紀之末 西班牙人把回教的阿拉伯人趕出了西班牙半島 國內的土地 便被有戰功的軍官和當時勢力籠罩歐洲的天主教會所分據 這樣奠定了西班牙的封建統治的基礎 其後十五六世紀新航路新大陸發現 英法各國曾緣由此開拓了他們的資本主義的前途 西班牙在最初雖然比英法諸國擁有更廣大的海外殖民地 但是西班牙在中南美洲殖民地的官吏與軍官所掠奪回國的財富並沒有幫助國內資本主義的發達 西班牙并不是藉經商與販賣本國生產品賺取殖民地的金錢 他只是憑藉政治的與軍事的勢力巧取豪奪 這中間充滿着血和淚的痛史 且不去說他 這些金錢既不是用生產品交換得來 也就沒有轉化為生產的資本 反之 西班牙的貴族 地主 教會 軍官因為發了許多橫財 國內反而成爲外國商品的銷場 國內萌芽着的一些工業 因爲自己成本的高昂 反而被外國商品壓迫得喘不過氣來 王室的窮兵黷武 連年戰爭 以及戰敗後殖民地的喪失 更幫助西班牙的經濟日趨衰落 所以在短短的百餘年間 西班牙便從表面的極端繁盛崩潰下來 成爲歐洲的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

由於上面兩種原因 直到最近西班牙的社會經濟情形 便是政治上仍然由封建的地主與教

會勢力聯合統治 資產階級的力量還比較微弱 農民人口占全國百分之六十左右 但是土地的分配極不均匀 據說全農業人口中 有50%只佔地五百萬公頃 另外35%的地主却佔地九百萬公頃 地主們對於窮苦佃農的剝削是很利害的 租給佃農的土地被分割得很細 租期很短 租價之重 陋規之多 大概與從前的帝俄 今日我們貴國差不多 反正是人口過剩 (自然是相對的) 工業又不發達 你不向地主討土地耕種 從何生活 工業因為前面所說地理的及歷史的原因 發展得很慢 而代表地主貴族階級的政府 又復勵行農業保護稅 使得工業生產品的成本加高 國內外的市場更形窄狹 失業工人的數目 據國聯統計 去年十二月為二十餘萬人 以外還有二十餘萬人只有短期的工作 廉價的工資 又還掩蓋了一部分悲慘事情的真相 一方面有錢的貴族 地主 教士 軍官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奢侈 安逸 他們閒着無事去看鬥牛 上咖啡館跳舞 另一方面 窮困的工人和農民却瀟着肚皮 找不到工作

這樣的情形自然不能長久 代表封建地主利益的政府對於這種現象不願有所改革 工人農人於是援助資產階級出來 一九三一年四月 推翻王室政府 改建共和 但是資產階級在革命的過程中 退縮畏懼 不敢進行真正的民生的政策 以致一九三四年遭受貴族地主等所

組織的法西斯勢力的反攻而失敗 人民在這種反動的法西斯統治之下 又過了兩年黑暗的生活 在這兩年中 工農的勢力經過幾番的奮鬥與失敗 失敗與奮鬥 到最近 結成了人民陣綫 在今年二月的選舉中才又獲得偉大的勝利 由人民陣綫的政黨掌握政權了

人民陣綫由於過去的經驗 一開始便督促政府執行民主的反封建的政策 例如（一）開放民衆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二）釋放政治犯數萬人（三）解散法西斯團體（四）一九三三—三四年期間因政治關係被資本案解雇的工人復職（五）沒收一部分的貴族與教會的土地 分與貧農等

這些舉動 自然可說是很進步的 但是西班牙的舊勢力 地主貴族教士和大資本家等 却感覺到切膚之痛 他們也很知道人民陣綫不比一九三一年的共和政府 不是再在選舉的場合用欺騙民衆的方法可以把他打敗的 於是他們便來組織這次叛變了

在現在進行的西班牙人民政府軍與法西斯叛軍的戰爭中 在軍事上 雙方各有其優點 因爲軍隊一向在貴族地主階級出身的軍官訓練之下 正規軍很多參加法西斯陣綫方面的 他們又有德意的接濟 軍械也比較精良 人民政府軍隊方面 軍械是較差些 但是他們有全國大多數民衆的擁護 補充較易 氣勢也較盛些 目前在北部邊境的伊倫城和西部邊境的巴達

約茲城 政府軍雖遭遇相當的打擊 然而在東部與中部 政府地位仍極堅強 民團補充 源源不絕 反之 法西斯陣綫用摩洛哥土著軍隊殘殺國人 很招國民的憤怒 摩洛哥地方也有在背後騷亂的消息 所以戰事將來的勝敗誰屬 很覺難料

但是此中却有一個危機 這便是法西斯軍隊之所以能夠支持戰爭 是由於德意兩國在後面援助 這種關係很可能的使西班牙國內的戰爭展開 成爲一個範圍廣大的國際戰爭 本來若雙方斷絕一切國外的援助 西班牙人民政府是不會失敗的 因爲這是全國二千餘萬民衆對少數地主貴族階級的鬥爭 丁農和城市的小市民已經武裝起來了 他們的力量是偉大的 即令在幾個大城市大堡壘 他們一時退出 就全國的範圍的來說 大部分的地方 必是在他們的控制之下 而最後的勝利 總是他們的 但是若有國際的援助在內 問題便較複雜 他不能待到最後勝負的決定 便可能引起國際的風潮

譬如說 德國和意大利現在援助西班牙法西斯系軍隊 如果「不幸」西班牙法西斯軍隊而遭遇挫敗——不說卽是最後的失敗——德意將採取怎樣的態度 他們也許「知難而退」 回頭再找其他的國際侵畧的機會 但是更可能的 是他們惱羞成怒 借題出來公開的干涉 因爲德意政府現在爲什麼要援助西班牙的叛軍 他們是要擴大國際法西斯主義的營陣 結成反人民

的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國際聯合陣線 西班牙人民陣綫若是勝利 不僅法西斯的國際陣綫縮小 對於德意國內的民衆會發生什麼影響 不會使他們兩國靠強力與對外侵略的鼓勵所維持的政權發生動搖麼 爲了統治權的維持 他們說不定只好對外作一次冒險的戰爭 而現在德意已經親和 奧匈有了默契 羅捷正在動搖的時候 未始非一個機會

如果西班牙人民政府遭受了相當嚴重的挫敗 又是如何 現在有許多人責難法國人民陣綫的政府 不該不以軍火接濟西班牙政府 有人說 法國最初若採取堅決的支持西班牙合法政府的政策 叛軍的聲勢不至如今日之擴大 法國經理白倫的答覆是「若任令列強向西班牙政府軍與叛軍雙方 競事供給軍火 則對於全歐局勢 必發生無窮之禍患」 我們現在且不論當初乃至今日 法國應不應把軍火接濟西班牙政府 我們只問 若是西班牙政府軍因德意的援助叛軍而遭受相當嚴重的挫敗時 法國將如何 依我們的看法 儘管現在法國政府的態度不夠堅決 或是非常審慎 到了那個時候 他決不能再置身局外 這個理由很簡單 因爲西班牙人民政府的失敗 不僅是西班牙人民陣綫的失敗 而是國際侵略的陣綫加強 不僅是國際侵略的陣綫加強 這件事將刺激法國國內的法西斯勢力也要來一次陰謀或政變 這也就是對於法國的人民陣綫一個威脅 法國人民陣綫爲了爭取自己前途的勝利 此時勢非出來援助

西班牙政府不可。白倫總理也許始終不願意出此一着。人民陣綫只好另覓一個執行他們的路綫的人了。我們這種看法。從最近法國總工會對於西班牙戰局表示的不安。從法國內要求干涉呼聲的漸見高漲。可信是有理由的。

無論是德意武裝的干涉。或是法國積極的援助一方。國際的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個營陣的戰爭。一觸即發了。在國際均勢之下。勉強維持着獨立的我國。也就不免要自主的或不自主的捲入漩渦。這是這次西班牙內亂可能引起的國際風潮。以及對於我們的影響。

或者有人以為。英法政府所發起的不干涉西班牙內戰國際委員會。現在已在倫敦開會。對於這種因干涉西班牙內戰而可能引起的國際嚴重局勢。也許可以設法避免。這樣的希望自然未絕。不過從德意以前所提的兩個條件——（一）禁止各國人民以金錢接濟西國兩交戰團體。

（二）禁止各國人民舉行示威運動或志願投效兩交戰團體——看來。這個會議有無成就。便很成疑問。因為英法方面因為民主政體的關係以及民意的壓迫。大概不能接受這種條件。而德意便可以藉口於此。自由行動了。

驢馬新跨白玉鞍

戰罷沙場月色寒

城頭鐵鼓聲猶震

匣裏金刀血未乾

天津工業盛衰之研究

顧 花

吾國地大民衆 而工業不興 向祇有將生貨輸出 易得熟貨之輸入 其利權外溢 不可以數計 此爲海禁開後 吾國日就貧弱之一大原因 近者舉國上下 鑒於各國科學之進步 製造之精良 重以運輸便利 大量傾銷 恐中國貨品 馴致絕迹市場 於是憬然知振興工業之爲急 爭欲起而圖之 以挽利權而塞漏卮 第以技術不能及人 資金又患短乏 加之政府不能力任保護 人民又尙喜用外貨 因此偶有舉辦 往往不能收相當之成效 而反受莫大之損失 觀于近年新興事業 成者少而敗者多 誠足令人寒心 但吾國當此患貧之時 若舍此途而不出 更無自拔之道 惟幸有志實業救國者 不以一敗而氣餒 使能遇事借鑑前車 以究成敗得失之所在 而善趨避焉 則又安知不可轉失敗爲成功也

吾國商埠之繁盛者 今且在北言北 以言天津 天津爲華北門戶 向來商務有相當之發達 工業亦較有可觀 今當盛倡中日提携 開發華北 舉國尤屬耳目焉 然欲謀將來之發展 不可不審從前之經歷 以資借鏡而免蹈覆轍 今且就天津各工業之盛衰 一一考查之

紡織業 天津之紡紗業 以裕元紗廠規模爲最大 次爲華新 裕大 恒源 北洋 寶成 共計六家 皆成立于民國六七年以至十一年間 其中除裕大一廠現已改爲日人經營 因有特別情形 其內容種種設施 又力求經濟化 故尙能發達 其餘爲中國人所辦者 則年年折本負債 存貨無法推銷 勞資兩方 感情不治 又常發生工潮 故情況甚爲可危

提花業 天津在前清時 多銷南方之綢緞縐紬 自民國改元後 始趨新潮流 喜用絲毛及人造絲交織品 以美觀而價廉 銷路日旺 故十餘年來 天津之人造絲織品 極盛一時 據十三年調查 當時大小提花織廠 有五百三十餘家 自十八年市面不振 又受外貨傾銷影響 且以金價昂 原料貴 入口稅又重 致業此者無利可圖 遂由五百餘家 減而爲二百三十八家 至近年因大局不靖 銷路更滯 因而停機歇業者 又百餘家 現據津市社會局二十三年上半年調查 業此者僅一百零三家 其中最鼎盛者 推大德隆 利源恒東記 利順興 聚成義 永盛公 慶華 興記提花廠等 計共七家 而營業皆不如前矣

針織業 針織品之輸入中國 自一八七九年始 而天津之有針織業 則爲一九一二年 其先由西人辦一捷足洋行 專售針織機 以高價獲厚利 其夥有華人王某者知其底蘊 出而集資辦一福益公司 專門織造針織品 其後繼起者多 其主要者有郭有恒 義生鉅 華順

崇華四家 然當時僅屬試辦 進步甚遲 至一九一七年值有歐戰 外貨入少 於是此業乃驟興盛 然好景不常 旋又式微 據二十年津市社會局調查 大小共九十三家 自九一八後 因市面蕭條 現僅存七八家云

毛紡業 津市之有毛紡業 始於光緒三十四年之北洋呢革工廠 雖旋即停閉 而除洋商所經營外 在中國人手辦者此其開山祖也 及民國後 仁立海京兩廠 次第設立 出品甚良 近數年又有東亞廠及五三毛紡廠之繼起 五三旋以折閱 二十三年秋 讓渡與人 改爲華毛紡公司 氣象又爲一新 天津各工業中 以毛紡之前途爲最有希望也

地毯業 地毯織法 傳自喇嘛 先由北平人習得之 而津步後興焉 其初以非富貴之家不用 銷路甚隘 後因外國人好之 輸出漸多 故在民初 業此者不過三數家 其後逐年增加 十五年後尤爲猛進 至十八年極盛一時 而過此則反形衰落 據津市社會局二十三年上半年調查 謂一百六十三家中 倒閉者有五十九家之多 所餘存者共止一百零二家 其中除外人所辦之海京 倪克 乾易等數大工廠外 其著名者有慶生恒 福興茂 大豐 華光 華泰諸家

毛巾業 往年華北各地所用以洗面者 多屬鄉間手織之土布 嗣由上海廣東運來一種細品織

巾 人皆視爲上品矣 乃未幾而有毛巾之輸入 隨即風行各地 而日本乘機以大量供給 當時尙未有人能仿製之者 及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督直 在津設實習工廠 而有毛巾一科 其後於宣統年間 始有亞倫德記兩廠之設立 近乃業此者漸加多 現計在政府登記 具有工廠規模者十五家 德記亞倫 其領袖也 此外有屬于家庭工業而無字號者 更有向大廠領取原料 在家工作 而計貨受值者 此則無數目之可查矣

火柴業 天津之火柴業 以北洋之資格爲最老 丹華次之 大生榮昌三友又次之 大生係中日合資 三友由日商經營 其餘三家 皆華人所辦 而營業則三友最佳 大生次之 聞三友係於民國十六年開辦 其資本僅二萬日金 廠屋亦爲舊式 但規模雖小而生意最爲發達 肥皂業 津市之有肥皂廠 以天津造胰公司爲嚆矢 自光緒二十九年由實業家宋則元創辦 至民國九年興業造胰廠繼之而起 其後則有中昌 大業等 共計不下十五六家 但多半資本薄弱 規模狹小 此外尙有以二三十元之資本 認作家庭工業而經營之者 其營業於最初時頗見發達 以民國十四五年間爲最盛 自九一八後 平津時有變亂 市面大受影響 又受外貨傾銷之打擊 於是乃一落千丈矣

油漆業 自外洋輸入機製油漆 人皆喜其色澤鮮艷 爭購用之 我國原來之漆業 幾盡爲所

奪 每年漏卮 不下千餘萬元 至民國十年 始有人在津自制國產油漆 廠名東方 復於十八年又有中國廠之成立 其規模更大 設備又較完善 不但雄視津埠 亦爲華北油漆業之冠 以經營得法 出品優良 其前途正未可量也

精鹽業 久大精鹽 早爲世人所共知 其設廠製造 在民國四年由湘人范旭東集股開辦 初時規模不大 後以營業進步 乃逐漸擴張由一廠而增至第五六廠 銷路遍于全國 惜自十四年後 因受軍事及天災種種之影響 不能如從前之一日千里 而營業尙足維持 其與之連帶 而同以化學工業 卓然並峙於塘沽者 復有永利製鹼公司 皆設備完整 我國有數之工廠也

皮革業 皮革出產 北方爲盛 每年由津出口者 所值不貲 而以生皮製成熟革 昔有皮作坊 皆極簡陋 迨民國後 進口皮革如花旗皮 芝蔴皮 法蘭皮等 皆精緻美觀 人喜用之 於是我國之皮革業 深受打擊 至民國六年 有華北製革公司之成立 其仿製美之花旗芝蔴 英之英軟 法之法藍等皮件 皆足與舶來品相伯仲 是爲津市新法製造皮革之始 其後舊有之製皮革業 如中華 興記等皆踵而倣之 至二十三年業此者共有二十九家 惜爲資本與技術所限 未大發展 如能充分應用科學機器 其進步必有可觀也

搪瓷業 搪瓷亦稱琺瑯 津市在民國十三四年前尚無業此者 市上所銷 悉屬外貨 每年進口 所值數百萬元 其後有上海人魏某 在砲台莊設一燒磁廠 始行試製 雖旋閉歇 實開斯業之先聲 十七年日人清水在日界設一天津搪瓷公司 其初資本僅二三千日金 而營業殊佳 乃於十九年改組爲東華搪瓷公司 資本已增爲十萬矣 是國人辦者 先有中成三同兩廠 中成以經營不善 旋讓渡于人 改爲華北第一燒磁廠 此外尚有德記 大新華新三家 皆於二十二年開辦 但資本皆不過數百元 規模極陋 不但未能與日英德法丹俄諸國舶來品競爭 即與上海之益豐 華豐 鑄豐 兆豐四廠較 亦未免遜色 不能不望其力求改進也

漂染業 天津之業漂染者 向惟墨守舊法 淵源甚古 其使用機器漂染者 在最近二十餘年始見之 以博明一家爲最得風氣之先 民國二年即已成立 次爲義同泰 瑞生祥 民十以後 業此者驟加多 新舊合計 共有一百九十八家 散布全市 頗極一時之盛 自九一八後 營業漸形衰落矣

料器業 天津之經營此業者 以旭昇料器廠之創辦爲最早 其餘則皆在近年成立 如長發順 義和 克明 中華魁 北方 天然等皆具有工廠規模 營業之範圍較廣 其餘則係以極微

之資本 及簡單之方法 僅用工人數名 從事製作 其出品以普通料器及兒童玩具居多 石棉業 石棉每年自外洋輸入 以供工業用品者 不下四五百萬元 其本國自製者 天津於民國元年即有春華石棉廠一家 初僅小辦 以奮鬪結果 逐漸擴充 其出品亦足與外貨抗衡 民十二復有瑞記一廠繼起 限于資本 未大發展 至二十三年有中華廠出現 其規模尙有可觀 將來成就 未可量也

製帽業 自改國體 舊式之帽 漸被淘汰 代之以新式 津市之製售此種應時者 首推盛錫福 同陞和兩帽莊 皆自民元 即已改用機製 其後業此者日見其多 如同馨和 同泰和 福東等廠 皆後起之秀也 而至今仍以製舊式帽爲業 或兼營者 仍不在少數 以普通人尙多用之也

鈕扣業 外國鈕扣 多用貝殼及各種骨角爲原料 國人愛其美觀 視爲裝飾趨時之品 歲中漏卮不少 至民國七八年間 始有國貨鈕扣出現 而天津尙無製者 天津之有鈕扣廠 自民國九年之北亞實業廠始 然其先僅用手工試製 後以營業有利 乃改用機器 至十五年 後 裕豐永製扣廠 東興實業製扣廠 及功茂成 榮記四家 次第成立 因以挽回利權不

麵粉業 華北各省 產麥最豐 人民多喜食麵 故天津工業除棉織品外 以機製麵粉業爲最顯著 當民國十四五年間 津市業此者 計有民豐 嘉瑞 大豐 壽星 福星 裕和 乾義 三星 湧源等 大者資本百萬 小者亦數十萬 盛極一時矣 逮十六年後 因受外貨壓迫影響 裕和 乾義 湧源相繼停業 三星則被燬於火 其餘亦以營業不振 或改組 或合併 今所存者僅有壽豐 福星等廠 規模最大 嘉隆福記麵粉公司 亦隸屬於福星者耳 蓋天津麵粉業祇有歐戰時期 以外貨不能來 故營之者多獲利 比及戰爭平息 市况已漸不如前 其後洋粉充斥 而國內又以連年軍事 交通梗塞 因此虧累而閉門者日多 令人不無今昔之感也

造酒業 中國酒類最繁 蓋不下千餘種 而津以汾酒著名 多行銷于閩粵 及南洋一帶 據查數年前業釀酒者大小共有四十九家 近以營業不振 已倒閉二十一家 所餘二十八家 以福源 福源昌 永豐泰公記 恒源數家爲最有名

醬油業 醬油爲日用必需之品 我國向用舊法釀造 今於津市 隨處可見醬油店 醬油園醬油莊 官醬園等店招 其家數多少 不可得而稽也 近以風氣漸開 人多喜用外國輸入之調味用品 日本醬油 因此利市三倍 而我國罕有仿造者 舊醬園中以萬康 廣茂居 東

合居 五星醬油公司數家爲規模最大 但尙未講求新法釀造 惟止有宏中醬油公司 自民國十五年創辦 內容設備 概用新式 其廠長爲日本留學生 乃一化學專家之精於造醬者 其出品久已暢銷全國 蓋因其清潔鮮美 而又合於衛生也

汽水業 津市汽水廠之成立最早者 首推鴻興汽水廠 係在光緒二十八年間創辦 近則繼起者多 其規模較大 設備完整者有光明山海兩廠 新明 增記次之 明長公司 雖設備完善 但其營業以製罐頭爲主 汽水乃別業耳 而出品優良 實居各廠之上

機器業 近代工業 各國因科學發達 悉已改用機器以代手工 而我國獨守舊未變 故一切製造 皆不能精 小至一針一釘 亦須仰給外洋 近來國人鑒於漏卮過巨 始提倡仿製洋貨 於是機器一業 應運而興 其在天津 以前清同治年間政府所設機器製造局爲濫觴

然祇限於製造軍火 至商辦工廠 據聞光緒二十二年 始有郭天成機器廠一家 逮民國改元 斯業漸盛 十年以後 工廠林立矣 現查市內大小機器廠 共有六十餘家 然除津浦路局機器廠 河北省農具製造所 及省立工業學院 國立北洋工學院 南開大學等所附設機器廠 均由公家經辦 規模尙有可觀外 其餘屬於商辦者 皆資本微薄 多係因陋就簡 以視外國一極小之工廠 猶不及也 其專門製造 則專造時鐘者有北洋雲記二家 出品

尙精良 以北洋爲尤佳 此外造羅底者則有大昌隆 固達 華興三家 造檯燈者則有三合成 廣大 成立合三家 亦皆爲新工業中之差強人意者

體育用具業 從前各學校所需運動器具 多係舶來品 及民八九年盛倡體育 運動器具 銷路極廣 於是利生體育用具製造廠 在民國十年 首先成立 春合廠繼之 其後開設者雖多 但俱係規模狹小 出品有限 至今仍以利生春合兩廠之營業爲佳

印刷業 印刷術之進步 最與文化之進步有關 我國之發明印刷術 雖在各國之先 而永遠墨守舊法 不知改良 及經西人加以科學研究 成爲現代之印刷術 其藝愈精 其用尤大 天津之有新式印刷 由於教會之印刷書報 及民國後 其先創辦此業者爲華中印刷局 次爲協成 商益印刷局 他如霽記 鴻記 義利 寰球等 多成立于民國十年之後 最盛時共有二十六家 嗣以市面不振 倒閉十家 且又時開時閉 不能有確數也 (未完)

物多則賤 寡則貴 散則輕 聚則重

人君知其然 故視國之羨不足 而御其財物

(管子語)

論婦女修養與國家之關係

蘭香

十九世紀之中葉 當吾國戰敗于英法之後 國人方始從鼾睡中醒覺 咸歸咎于我國兵法之不善 戰器之不如人 於是李相鴻章 張督之洞 遂集中精神 對於武備學堂 兵工廠 與戰艦之建立 擲極鉅之金錢 耗悠久之光陰 及甲午之役 以大敵小 以衆敵寡 反而戰艦沉毀 兵將潰敗 堅甲利兵 仍無一用 金錢擲諸虛牝 國人痛定思痛 乃轉其眼光 謂政治之不良 政體之當改革 故戊戌維新 與革命運動 應時而生 迄共和成立 更多派遣留學生于歐美日本 對於西方文化 及種種科學 爲精潔之探考 國內專門學者之增加 空前所未有 但一觀外國 無論其爲獨裁政體 其爲民主政體 其爲法西斯蒂 其爲君主立憲 其爲無產階級 機器總是靈動 戰爭總是得勝 國勢總是強盛 經濟總是富裕 反觀我國 則反是 機器仍是不靈 戰爭仍是不勝 國勢仍是不強 經濟仍是不裕 是兵法之罪乎 戰器之罪乎 政體之罪乎 科學機器之罪乎 國人一再思索之曰 兵法無罪 戰器無罪 政體無罪 科學機器無罪 罪在使用政治 兵法 戰器 科學 機器之人乎 於是國人之意念

又轉移于改良使用政治 兵法 戰器 科學 機器之人之問題 由彼等將年來束之高閣 吾國舊道德之禮義廉恥四字 再抬出來 以對時局針砭 對人心針砭 夫以若大之國家 若干之民衆 僅由國家以區區四字範圍之 恐其效祇等於藥方中之甘草 雖不壞事 但無濟于病 今日欲糾正時俗 訓練人心 唯一有效之基本良藥 仍在改良家庭教育

吾嘗考一國民族受陶冶成材之單位有三 (一)政治法律 (二)學校 (三)家庭 吾人若從根本詳察此三種陶冶人材之效率 政治法律之所謂以力服人者 以刑服人者 學校之所謂以學說真理解釋者 以規例範圍者 然皆不免偏重外表 至于家庭 由父母以一種藹然慈祥之語 如春風 如音樂 能使其兒女于不知不覺之中 感化于無形 其力量之深刻與偉大 有不可思議者 且吾人自呱呱墮地 以致壽終正寢 在家庭之日多 在學校公事室之日少 家庭譬之于一巢 日中雖男女分道揚鑣而出 一至日落西山 仍必歸來舊巢 息體休神 故每每一個完善學校 與一個完善家庭相較 學校雖有二暴三暴之效 不免有九寒十寒之弊 家庭雖有一寒二寒之弊 然能給九暴十暴之效 凡國家之幸福 無非由人民家庭之幸福所積而成 有賢家庭 而後有賢子孫 有賢子孫 而後國家社會有有用之人材 家庭康健 國家便能康健 家庭富庶 國家亦必富庶 家庭貧弱腐敗 國家社會亦不得不憔悴乾枯

以至于滅亡 由此可得一證明 是家庭對於民族之功用 蓋爲國家教育之根本地盤 亦是國家強盛之創造者 亦是民族生命線之血脈 更是陶冶國家未來主人翁之大本營

陶冶人材之大本營 既在家庭 而家庭之主宰 又爲婦女 家庭之鎖鑰 司之婦人之手 婦女者 實國家之驕子 居優越之地位 宜如何黽勉脩養 以肩負此綦重之責任乎 蓋無論世界若何進步 家庭之階級不廢 則不可無處理家政之人 男子于社會之職業 無所不當盡力 自無暇顧及家務之瑣瑣者 雖保持愛護眷屬之念 男女所同 然男子或商于市井 或農于畝畝 或從事他務 但求仰事俯畜之資 而以家事之安全 託助于婦人 且婦人天然富于治家之本能 其仁慈之色象 宜于撫育兒童 其勤儉之性質 宜于主持中饋 婦人果能治家以內之事 勝任愉快 男子乃能全力注重外事 蓋社會上之實力 男女各當任其半 男女之相須 如左右手 能分功合作 國家之道始成

世界文化日進 女子果有優勝之才能 適適當之機會 固不妨出任社會之事 然坐是若遂鄙薄家政 以爲不足措意 則又非也 家政處理之難 未必不勝于經營社會之事業 而經營社會之事業 其功效利益 或遠不及造成一良家庭 凡具有高尚之理想者 須在事上磨練 其識乃精 能于家庭處置合宜 則于社會其他之事務 亦必能處置合宜 故男子之責任 終

當以社會爲本部 女子之責任 終當以家政爲本部 二性各發揮其所長 斯國家社會 並蒙其益

吾國今日女子地位之改良 固不能不效法歐美及日本 然亦不必全法外國 且雖古今異宜 而自來先哲之良訓 列女之模範 猶多有足爲吾輩所效法者 故衷今古中外之情勢 以論 婦人適當修養之良規 誠爲當今之亟務

往古婦女修養之大端有三 我國所謂仁 智 勇 西人所謂德育 智育 體育者是也 母儀 婦德 節義 貞烈 屬于德育一類 文辨敏通 見微知著 屬于智育一類 軍旅之事 屬于體育一類

周制男女莫不有學 故女子倉卒之間 往往能誦詩陳義 以禦戲侮 又多達于時勢 明于治家 故能教子以政治軍旅之事 廉潔修身之道 其教子也 不僅在于童幼之時 往往子已長大 立朝治國 尙稟母訓 卒使其子成德顯名 至于關於家庭蒙養之事爲尤多 稷 契 啟 文 武 周公 孟子之聖 皆爲母教所致 可見母之感化力之及于兒童與國家者 固甚大也 姜源 簡狄 塗山 周室三母 靜而有化 訓子于聖 赫赫大業 與共成之 有賢母之道者也 魯敬姜知禮 孟母三遷 無兒女子之情 惟道義是責 威克厥愛 有父道焉 有

嚴母之道者也 陵母知興 嬰母知廢 晉羊叔姬與趙括母 見微識遠 知其子之必敗 達于禍福利害之數 有智母之道者也 魏芒慈母 齊義繼母 不以私愛而廢公義 尸鳩在桑 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 其儀一兮 有繼母之道者也 魯義保 魏節乳母 可以託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 有保母傅母之道者也

吾國最重婦德 以養成數千年純美之風俗 屬于孝婦一類者 有姜詩妻 鄭源妻之以媳代子 協和姑婦 屬于賢婦一類者 有柳下惠妻 楚老萊妻 梁鴻妻 鮑宣妻 與夫同志 成其高名 屬于智婦一類者 如齊衛姬 楚樊姬之譎諫其夫 輔成霸業 楚莊姪 鐘離春之干謁國君 慷慨時事 至若曹大家之踵成漢史 宣文君之絳帳授業 李易安之詞擅宋代 博學高才 尤爲曠古之所無 屬于節烈一類者 有秦嘉妻 楚白姬 韓憑妻 曹文叔妻 或從容守義 或慷慨死節 不以生死禍福動其意 屬于貞義一類者 如沈束妻願代夫繫獄 楊繼盛妻願代夫死 黎莊夫人堅守從一之義 班婕妤有秋扇被捐之歎 詩云 愔愔良人 秩秩德音 又云 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 皆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吾國古者女子之體育 其詳不可得聞 然亦往往有以武勇稱者 夫能立功戎馬之間 扞禦大患 履險不驚 此必其體魄堅強 故聲威足以服衆也 越女好劍擊之道 越王命之教軍士

遂以其術破吳 荀崧爲杜曾所圍 女灌時年十三 乃率勇士數人 突圍夜出 得援兵而還 邵續女適劉遐爲妻 驍果有父風 嘗單將數騎 拔遐出于萬衆之中 朱序母登梁州城西北 隅 以爲不固 帥婢女築斜城于內 謂之夫人城 秦良玉饒膽識 善騎射 所部號白桿兵 平播州 蘭州 水西 援遼 拒張猷忠 皆有功 隋木蘭魏氏 時北方可汗多事 木蘭市鞍馬 整甲冑 請于父代成 歷十二年 身接十有八陣 樹殊勳 以上僅于智仁勇三類 畧舉所知 而其人格高峻 儀表風流 仁智敏通 深悉事理 不唯方之歐美中古時代 毫無遜色 抑恐其時歐美女子對之 猶有慚德焉

自女子染纏足陋習以來 陣容爲之一變 由剛毅高峻之人格 一降而爲盆花籠鳥之玩品 以前代婦女與近代婦女相較 前者爲具有丈夫性者 有高尙人格者 有婉雅吐屬者 講實際者 有實力者 後者則純屬柔弱女性 機器式之玩品 無責任心 近人所謂有詩意之妾性者 古人重胎教 必慎所感 而生子肖之 有丈夫性與高尙人格者 生子多材藝剛勇 無丈夫性與高尙人格者 生子多愚騃不振 此吾國家庭之劣點者一 女子既降低其人格 自儕于附屬品 于是對於一切學術上之修養 家務之整理 兒童之保育 婦德之持重 皆在所不顧 所謂坐着閒喫 躺着閒談 往往丈夫任事于外 以血汗之資

供其家用 迨回家後 見家務之嘈雜 與子女之曠野 嚴父之外 尚須負起主婦與慈母之責任 爲雙料之牛馬 此吾國家庭之劣點者二

女子既無責任 無事務 於是不得不另覓消遣良法 或赴友宴 或作竹談 或看戲劇 每見丈夫焚膏繼晷之埋頭工作 而妻子却呼盧喝雉之通宵達旦 而往往丈夫不能以其焚膏繼晷之埋頭工作 以同化其妻子之呼盧喝雉 而妻子反能以其呼盧喝雉之通宵達旦 以同化其丈夫之埋頭工作 蓋以工化賭之戰鬥力弱 以賭化工之戰鬥力強 力弱之一方 未有不遭敗仗者 于是一半工半賭之家庭 遂不得不完全賭場化 此吾國家庭之劣點者三

人生若不是孤寂之僧尼 在外之行客 未有能離家庭而索居者 家庭本是人類之樂園 但亦竟有無數家庭 正在號泣悲籲 感到萬分之痛苦者 蓋或夫婦之間 性格各異 反目衝突之事 變顏色 厲言語 彼此攻訐 無有休時 或姑媳不和 時聞勃谿詬誶之聲 姑之憤 媳之淚 日增月益 演成莫改冤仇 或各房妯娌姑嫂之間 互相猜忌 妒嫉 醞釀敵意 非母女連橫以作戰 則妯娌合縱以包圍 蕭牆之內 滿布戰雲 此吾國家庭之劣點者四

家庭之內 既戰雲彌漫 而一班天真爛漫之兒童 亦耳聆目擊 習慣自然 且全副武裝 受其軍事訓練 非與彼方同情 卽與此方一志 平日充當一精密之偵探 私探對方之消息

臨時又作一奮勇之哨卒 作大戰之導火線 兒童在此種空氣中 長育出來 欲其將來公忠體國 仁恕有容 爲相愛互助之國民 當又須費一翻教育矣 此吾國家庭之劣點者五

吾嘗觀一時髦女子化粧過程 自熨髮 塗脂 修眉 塗甲 至着衣服止 須經十數至二十階級 方將廬山隱住 嬌艷動人 絲襪一雙 有至二十五元 熨髮一次 有至六十元者 金錢光陰 兩皆虛擲 僅贏得「美人」一聲 彼剪綵繩之貴夫人 學校之校花 西洋化之蜜月新婦 跳舞場之甜心 電影院之明星 省縣當選之名媛 好來塢化之小姐 皆爲消受舶來品之重心點 此吾國家庭之劣點者六

學校雖未曾設戀愛一課 而學生等以受愛情影片之薰陶 無不懂講此事 在中學時代 即知私繕情書 交通男友 及至大學 最高學府 更爲精進 有所謂暫時之伴婚主義者 伴婚在前 生子在後 結婚或離婚是尾聲 有自命爲天生情種 以爲愛是神聖至上 超于物質一切者 有因發生意外魔障 雖爲之犧牲 在所不惜者 報章所載失戀自殺之事 桃色之案 連篇累幅 已如司空見慣 十餘年懷抱長育之功 棄于一旦 破碎父母之心田 國家亦遭重大之損失 此吾國家庭之劣點者七

以上所舉 有爲未曾與西洋文化接觸以前 爲本國之士產者 有爲已與西洋文化接觸以後

爲外國之舶來品者 要而言之 集中西家庭中之弱點之大成而已 歐美及日本女子與男子受同等之教育 有同等之學識 明瞭世界大勢 有充分現代常識 有自尊人格 有經濟上自立能力 有責任心 有道義心 有自信心 不但對於家 能有維持之能力 對於國 亦能負彼分內之責任 如閣員 如議員 如農 如工 如商 如運輸 如製造機械 如教授 如醫生 如律師 如僕婦 無不有婦女界插足其間者焉

西人婦女雖供職社會者較多 然大半已嫁之女子 從不以其供職社會 遂與家庭宣告脫離 蓋彼等知社會進化 是建築在男女分工合作之階段上 非建築在男女爭鬥反目之階段上 故協和伉儷 保存丈夫之愛情 仍爲女子之職份 彼等在其人格上 康健上 才學藝術上 溫雅高明上 鳳采談吐上 「却嫌脂粉污顏色」之「天生麗質」上 自然蘊着一種精華內蓄 光采外溢之風致 令其丈夫暱而愛之 親而敬之

婦女既受相當教育 未有不願將家庭 範成一優美生活之模型者 (一) 室內整齊清潔 (二) 生活有則規與秩序 不聞嘈雜之聲 (三) 臥起有定時 沐浴有定時 工作游戲有定時 飲食有定時 亦有節制 (四) 飲食但求滋養 不重口味 (五) 衣服但求潔淨 不求時髦 有時尙須依照自己人格 造成一種風氣 以爲丈夫與男女之法則 譬如主婦好閱書

其丈夫與兒女不期然而然 回家亦如閱書者 雖有科學 與家政 與小朋友各類書之不同 但閱書之嗜好 與閱書之工作 却是一致 與主婦同化

彼等對於男女教育 尤負責任 除兒童生活一切 亦有規則 秩序外 彼且以平等人物待兒童 彬彬禮貌 兒童有過 決不當面呵責 候至無人之時 方爲之解釋其犯過之由 彼謂母氏之責任 在善用方法 覺悟兒童心中所潛伏道德 廉耻觀念之萌芽 更施以良好之肥料 溫暖之日光 使之循序發達 培成道德之美果 迨兒童年齡增大 已入中學 或有過失 母氏亦不嗟歎于其不率教 反謂青年時期之銳氣勃發 恰如綠醪初釀 沸而發酵 及發酵期已過 則芳香撲鼻 自成佳釀 有時雖性急 但以兒童故 不作疾言厲色待下人 有時雖欲臥 但以兒童故 或携出而行路 或相伴而玩球 總而言之 彼等最大任務 是將家庭造成一優良環境 使生活于其中之兒童 能得一種無形之感化 如春風 如音樂 靜妙而有力 于不知不覺之中 將兒童鑄成彼理想中之未來人物

英國婦女 善于治家 尤爲歐洲各國之冠 在英人 家庭無傭婦執勞役者多 每日丈夫出外工作 妻子便在家打掃拂拭 洗滌垢穢 治理餐膳 丈夫工畢回家 必能見其歡愉活潑之愛妻 陪其用膳 雖然此種治家之主婦 白天如傭僕般操作 但晚間若隨丈夫散步 游樂式

參加宴會 依然一副高貴夫人神態 英國婦女 尤愛儲蓄 雖收入非豐 亦必克勤克儉 擲節存餘 在未結婚時 儘有職業自給 但結婚以後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在家庭 治理家政 英國以富有紳士丰度著名 凡此美點 不能不歸功于婦女

日本女性 不尙空言 而尙實際 兼重理性 而尤重感情 富勤勞節約之德 無輕燥虛驕之氣 凡衣食住行之所給 多採國貨 而少用舶來 其爲夫 爲家 爲國服役 或犧牲 咸集中精神于愛國志趣 此種志趣 潛之既深 化之既醇 堅之如金石 煥之若日星 是以日本富愛國殉國之士 多慷慨悲歌之迹 其基本原素 蓋半從母教陶冶而來

圖難於其易 爲大於

其細 天下難事 必

作於易 天下大事

必作於細 (老子語)

第二期要目

插圖（六幅）

常談之使命

蒙藏新疆問題圍繞下之中華民國

移民與國力之消長

論政黨之成立

阿比西尼亞帝國之滅亡

冤獄賠償運動之推行

阿皇蒙塵與國聯

公務員扣薪購機

憲法草案

西村博士自識錄

最近國內外大事紀略



外論介紹

我日本所望於支那者

白面子著
須彌譯

晚近所謂「支那問題」已非復昔日之支那問題 又不僅爲日本問題 實不啻爲世界之問題矣 故日本之研究對華問題者 應從最近之支那情事 深稽熟慮 尋求其根本所在 以爲對華問題之所抉摘 不待論矣 乃從來對華問題之所擬議 雖不無一二切中時病 而究非根本之論 其單純之中日提携 中日親善 持論者固未嘗不極力從兩國之利害關係 懇切發揮 而究其極 仍以徧於功利的者爲多 以故效果至今未覩 彼之提倡大亞細亞主義、東洋民族大同盟等議論者 專從一大民族着想 而於民族國家 不甚措意 吾儕以歷史的眼光以觀支那民族 彼今日所處之地位 實已陷於崩壞之過程中 其國運之危殆 儼然有不可終日之勢 於此而與之言大亞細亞主義 東洋民族大同盟 彼將救死之不瞻 安有餘暇而聽此不經之

論 故大亞細亞主義、東洋民族大同盟等論 其不能見重於支那也 亦固其宜

然則我日本所望於支那者 究何在也 豈支那之領土乎 抑在其資源乎 否則將與提携而共存共榮乎 是皆非也 凡此種種 吾人誠孤陋 實媿無以爲明確的解答 蓋以吾人所見 此等議論 非爲枝葉問題 卽爲誤謬之見而已 日本所望於支那者 固不在此也 吾以爲日本之所切望者 無他焉 在恢復支那之崩壞的秩序而已 支那之秩序 一壞於英美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榨取政策與乎蘇維埃之共產主義 故從對外一方面言之 應謀所以匡救其因依存歐美而破壞之秩序而恢復之 此吾人所望於支那者一也 吾人更從對內一方面以觀支那之秩序 則積年軍閥政治之淫威 彼四億萬民衆之生活 無論在物質的與精神的兩方面 皆被其蹂躪盡矣 恢復此被蹂躪的秩序 使彼四億萬之民衆 盡被近代文化之恩惠 此亦吾人所望於支那者一也 要之支那無論在對外對內兩方面 必先恢復其被壞的秩序 然後乃可以確立東亞之和平 東亞和平確立 然後中日提携 始能蹈入於常軌 凡關心於支那問題者 自應以此爲其指導原理 而決定其對華政策

由此言之 則英美既以帝國主義、榨取政策向支那進攻 而蘇維埃又復以共產主義 施其侵蝕之毒計 當此時也 我日本以其所發明之指導原理 入其間 謀所以挽回支那之劫運

是非有雷霆萬鈞之力足以凌駕英美帝國主義與蘇維埃共產主義以上者 必不能抵禦英美蘇俄之既成勢力 換言之 非有可以克服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嶄新的指導原理 斷乎不能有功也 雖然 英美帝國主義之原理 以最近全世界的資本主義之崩潰 已失去其發展性 而因人類發達之故 其社會性 亦已消失於無遺 以此之故 英美在支那之勢力 實有不能不陷於衰落之勢 不過其勢力 則以惰性之餘威 尚依然存在而不可侮耳

近年來 支那民衆之經濟生活 可謂窮困極矣 以此之故 馬克斯之資本主義論 遂得乘虛而入 馬克斯分析資本主義 其功誠不可沒 然謂其學說可以推於將來而皆準 則固非適論也 不期而支那民衆 既未解共產主義之原理 乃貿貿然從之 期以此而打破經濟的窮乏 其危險一如飲鴆止渴 非至死不止也 果也 共產主義者 遂得乘其弱點而愚弄之 煽動農民而陰嚇之 軍閥者最爲彼所忌也 故彼專心於吸引無名之青年 不惜百計千方 而使之盡入彀中以供其驅策 蘇俄對華政策之陰鷲 實可駭懼 乃我日本於此而欲引導支那復入於正軌 是非有比俄羅斯共產主義以上之指導原理以率之 必不能迴此亂流之潛入 則以今之支那 右有英美之帝國主義 左有蘇俄之共產主義以挾之 介乎此兩大之間者 求其不爲左右袒而獨就正於我 此豈易事哉 此豈易事哉 然則我日本將何以處之 吾既熟計之矣 以

爲除犧牲自己外 實無法可以爲支那救也 此「犧牲主義」 實今日救支那獨一無二之法門也 犧牲主義者 譬之則如孟子所謂披髮纓冠而救之之義也 必具此血誠 然後始能挽救垂危之支那 蓋今之支那 非復前此之巧利主義所能奏功矣 彼之單純的東亞民族大同盟論 口頭之中日親善論 猶如畫餅充饑 究無補於支那之窮乏也 昔人謂從井不能救人 然而今之日本 非具犧牲的精神 從井施救 則支那必無望矣 寧如是也 則前此以軍閥爲對象之舊式方法 已不復能用 應一改其方向 而以民衆爲對象 以增進其福祉 必如是乃始有濟耳 此則今日對華政策之根本的基調也 吾人試一觀最近西南軍閥之崩壞 抑可以爲鑑戒矣 吾人今爲增進支那民衆之福祉計 有如下之四事焉 可以從事者 卽政治的民衆工作 宗教的民衆工作 思想(教化)的民衆工作與乎經濟的民衆工作是已 雖然

政治的民衆工作 以現在支那人民程度之尙淺 其從事之也綦難

宗教的民衆工作 則以國民宗教之複雜 殆亦不易於從事 無已 惟有從事

第三之思想工作及經濟工作以爲嘗試耳

思想教化工作 僅取得觀念而止 於支那民衆之心理 未盡契合也 經濟的工作 結果亦僅流於唯物的 猶如造木像而不能付以靈魂 終亦無所用 此二者 有如車之兩輪 兩輪並

馳而後車乃可行 思想經濟 亦必相輔爲用 而後民衆工作 乃可期而底於厥成 雖然 今之支那 尤其在華北一方面 其民衆之大部分 則農民也 民衆工作云者 畢竟一農村經營之問題而已 農村經營者 質言之 則農村之組織化而已 今支那農村之敗壞極矣 資本主義之影響 軍閥之榨取 與乎世界的農村恐慌 舉足以破壞農村而有餘 誠欲排除此種現象以救濟農村 非尋常方法所能奏效 必使農村爲組織化 徐圖改善 然後始有復興之可言 故無論生產 消費 信用 購買 悉宜以農村自力經營之 晚近支那合作社之發達 此即農村組織運動之見端矣 農村窮乏之極 其必然的結果 必發生農村組織運動 不足怪也 此經濟的組織運動 如以思想教化運動導入之 我日本爲其當事者之一焉 此亦我日本大陸政策之根本基調也 苟能如是 則真個國民與國民間之結合可期 而中日外交之大轉換 始可得而言矣 雖然 組織運動 原與「反產運動」相隨 一語組織運動 則反產運動 必聯想而生 然而支那現在之經濟組織 其本質則不能起反產運動者也 與日本情形 適成一反比例 我日本一起產業組合運動 則反產運動必隨之 以此之故 我日本之反產運動 其在支那 則不啻爲農村組織運動 結果反得以增進農民之購買力 農民之購買力增進 則我日本之商品市場 必因之而增加其價值矣 故雖於日本爲反產運動之人 而對於支那之組織化運

動 亦宜與以絕大的援助與指導 換言之 我日本 應不問朝野 不論階級 宜有以援助支那農村之組織化運動而促其成功者也



吾人如不以上述之言爲謬乎 則我對華政策之基調 固應如是矣 然而世人每有以此爲軟弱政策而譏之者 此實謬見也 蓋以現代支那之情勢觀之 其視我日本 無論在文化與及其他方面 蓋無一不有遜焉 我以有一日之長而指導之 有時則以強硬的態度以臨之 此實爲救濟支那之唯一良藥 固不能以此爲一種單純的文化政策 軟弱政策而訕笑之 且現代支那之軍閥 尙有以其不可侮之勢力以壓制農民 我日本將以此政策是正之 誘導之 使其有所憚而不敢爲 此亦不僅恃以「外交的辭禮」所能奏効 必將以日本之暗默的威力 宣示其絕對之必要而始有濟也

吾人試一觀華北之現象乎 無論其金融組織 稅制組織 蓋無一不與揚子江沿岸之權取機構相類 生產於華北之物 既盡奪於南方矣 而關稅 則又以犧牲華北民衆而始得徵收者 又復舉以南運 而爲軍閥餉糈之所利用 所謂楚之有材 晉實用之 華北無復有餘物矣 於此情形之下 於是華北民衆 遂不能不以窮困自甘 民衆既窮困矣 於是共產黨則又得乘虛

而入矣 原來華北地帶 實與滿洲日本相毗連 有密切不可離之關係 一旦華北紊亂 民衆陷於窮困之域 則必挺身而走險 華北共產化之危險 實在在而可以自致也 以故我日本斷乎不能以此爲隔岸之火而坐視之 我日本之認華北爲有特異性者 凡以此也 否則於最低限度亦須救華北民衆於顛連困苦之中 使華北得以華北之力以鞏固華北地帶 完成自治 跋予日望者 此也

雖然 世之論者 每有以此種措置 爲侵害支那之宗主權 而因以認其爲造成獨立國之一手段 此亦謬見也 以華北民衆爲中心 完成自治 使華北民衆得以安居樂業 於宗主權抑何損乎 論者得毋以此爲口實而爲國民黨張目乎 噫

第三期要目

插圖（九幅）

蒙藏新疆問題圍繞下之中華民國

意阿戰爭後我國之借鑑

歡迎川越大使與中日經濟提携

國聯無能與阿國之失望

悼革命大文豪高爾基

從上海虬江碼頭之建設談到國民經濟

非常時日本之認識

對於最近之中日經濟關係

冀東政權下之華北種種相

時事論評（五篇）

華北之經濟調查

蘇俄新憲法

最近國內外大事紀畧

海潮庵隨筆

世界三大獨裁王之死後問題

雲將譯

繼墨索里尼者誰歟

安拿路·哥的士著

距今數年前 墨索里尼曾作以下演說 其中握要語 有「吾輩有不能不認爲最重要者一事 此於予之在世與否無關 吾輩要以發明一「機械」可以圓滿實行法西斯政策者爲主」 墨索里尼之意 以爲彼歿後 惟願得一後繼者 爲非肉身之人 而爲彼所發明之「機械」 自是之後 法西斯黨之性質 遂漸漸變化而遞嬗至今 其變化惟何 則曰從前法西斯乃一政黨 自受此無形之變化後 法西斯遂一變而爲意大利國家之自身 換言之 法西斯卽意大利 法西斯黨非復如前此之僅爲一個團體 已成爲一個國家 法西斯實意大利國家之礎石已融成一片而不可分矣

雖然 予於此尙有疑問焉 則以法西斯之指導者 假令一朝死去 法西斯將何如乎 將隨之而瓦解乎 抑仍保持其舊有的存在也 答此疑問者 類皆以俄羅斯之事實爲例 彼謂俄羅

斯之指導者非列寧乎 列寧歿後 而蘇維埃之爲蘇維埃 尙巋然存在也 此卽其明證也 持此論者 固未嘗不言之成理也 獨不知俄意兩國實有其不同者在也 蘇維埃之爲物 乃以堅強的理論爲基礎 而孕育生之 其理論之堅強實涵有一種宗教性 非尋常可比 然而法斯士則絕無此種哲學 以樹立其根本 意之不類俄 抑可見矣

且夫共產云者 吾人固得以其理論之當否 以決定其信與不信 事至易辦也 若法斯士蒂則不然 無論對於政治 經濟 與及社會各種政策 斷不能如共產論之容易得一定義以從事於解決者也 彼法斯士蒂者 專信仰一黑索里尼 凡是黑索里尼所爲者無不善 完全是盲從的 無所謂哲學的根據而爲其施政之鵠 離黑索里尼而懸想法斯士蒂 猶緣木而求魚 其得之也甚難矣

然則法斯士對於政治上所爲之科學的貢獻 果何在耶 自然是「組合國家」之創造矣 雖然 此種創造 目下正在建設之課程中 換言之 不過一種試驗而已 其實此種國家之改造 可謂之一種極大膽的嘗試 彼蓋欲以一堅強之特別機關 以處理勞資兩階級 使協同於動作 此種組織 前此固未嘗有也 法斯士在經濟的方面 則立於信奉自由主義之資本主義與否認個人私有財產之共產主義之中間而別具一格者也

法斯士國家之新組織 既如上所述 則法斯士黨無論起若何變化 殆皆與法斯士國家無關 蓋法斯士之爲國家 早已成爲事實矣 雖然 此種組織 固非奉法斯士主義者之所喜 不過爲墨索里尼同於磁石一般之引力所吸引而不能不從之耳 換言之 法斯士蒂無論至於何處 要不能與墨索里尼個人脫離關係 雖有不喜者 亦祇有奉行之而已

今日之意大利 實一獨裁國家 此事實之彰彰者矣 雖然 此事實之發生 亦非根據於理論 而實由於信念而來 墨索里尼之集中其權力於一身 雖曰惟日不足 然彼固非改造憲法而自爲獨裁者 彼實受國民以國家立法機關之付託 一任其爲獨裁者也

意大利同時又爲一法治的王國也 故國民如以民意表示 謂於下次總選舉 不承認法斯士黨之政策 則墨索里尼不能不失去其指導者之地位 復次 如議會表示不信任之意志 墨索里尼亦不能不以其首相之地位 奉還之於國王 然此乃絕無之事也 不過在理論上則不能不作如是解耳

墨索里尼事實上實不受憲法之干涉者也 蓋法斯士有所謂「大評議會」者 爲國家之最高機關 同時又爲法斯士黨之最高機關 其特權與義務 巧合於憲法 凡遇國家之重大事件 雖往往有意見之衝突 若一日見諸實事 則彼此又完全一致 此今日意大利政治之實況也

吾今欲一論黑索里尼歿後 誰當爲後繼者之問題 據以上所述 似可以「法斯士大評議會」當之 蓋以法斯士大評議會所選出者 以繼黑索里尼 雖或權力有所不逮 然而政策之遂行 固綽然有餘裕也

然則現在法斯士大評議會而占樞要地位之人物可以繼黑索里尼者 其名惟何 試舉之 則倫敦大使之爹那 古蘭芝 現任利比阿總督前航空大臣之依他羅 巴路波 國會議長之哥士丹之阿 志阿那將軍 宣傳大臣之加利阿之阿 志阿那伯與法斯士黨書記長之阿志路 士打利士是也

以上所舉之人物 俱屬法斯士之鉅頭 然而手腕則皆不及黑索里尼 黑索里尼歿後 其後繼者 將一仍黑索里尼之舊耶 抑將採合議制耶 若於今日 則皆地醜德齊 難分軒輊 以上諸問題 實有待於今後之推移 始能爲之判斷者也

希特拉之歿後如何；

柯多·多利士加士著

國社黨之宣傳者恒言「希特拉卽德意志 德意志卽希特拉」斯言也 誠足以表現今日之

德意志而無媿矣 雖然 從前有所謂「希特拉主義」 比希特拉其人尤強而有志 及至晚近以希特拉之創造 勢力已臻於雄偉 於是希特拉主義 反不如希特拉自身之強而有力矣 今日之德意志 已全由希特拉之「我之」「個人」所指導 非復國社黨之「我等」所能過問 國社黨「我等」之一語 已成過去之事實 今日之國社黨 猶如星團然 惟有向居北辰之希特拉 供有拱衛而已

今日德意志國民之信仰希特拉 其熱烈的程度 比前此之讚仰「該沙」(德皇) 有過之而無不及 蓋國社黨之全神已集中於希特拉一身 視之如神明 故希特拉有絕對的權力 有絕對的責任 彼之生存中 必受國人之信仰 無論矣 所問者 彼一朝失脚而去 彼之創造 能否始終如此而不受人詛罵 此則非今日所能妄測者耳 近世有所謂第三帝國者 第三帝國云者 卽「指導者之國家」之謂 德意志憲法無明定彼爲第三帝國 然則世間固許有指導者一人之國家乎 此又非於今日所能妄斷者也

希特拉嘗自語 「我卽德意志」 是語也 比法國路易十四之「朕卽國家」 尤爲深切有味 蓋彼此語乃德國人民之所承認者 因此國社黨之宣傳者 更以深刻的意思 從而和之 遂造成今日之希特拉

希特拉又嘗言 彼乃德意志之終身統治者 故彼應爲德意志之國家元首 同時又爲首相 既爲國社黨之指導者 而軍之最高統帥者 當亦由彼肩任之 雖有內閣 不過奉令承教而已 雖有民選國會 亦徒擁虛名而已

雖然 希特拉之施政也 一以民情之向背 而爲其施政之標的 民之所好者好之 民之所惡者惡之 不特此也 希特拉常有於國民未覺之先 而率先行之者 希特拉之領導民衆如此 故希特拉之後繼問題 不獨德意志視爲「悠悠萬事惟此爲大」 卽對於世界亦最爲有興趣之問題也

德意志現在之組織 是否與希特拉相爲終始 此問題在希特拉亦嘗加以考慮焉 惟彼始終未嘗有明確的答案 吾人截至今日止 綜觀希特拉之行事 而有以知國社黨之指導者 是不能不同時爲國家之元首者也 希特拉曾秘密作以下之談話

國社黨非一個人所能縛束者 假令吾輩中任何一人有不測 而國社黨之背後 則常有十人之後繼者在焉 不可不知也 國社黨之活動 斷然不至於消滅 國社黨將永遠指導德意志

雖然 希特拉在今日 固不急於以決定其後繼者爲事 彼以爲急於決定後繼者 不過自造一無形之敵 以自縛耳 彼於興登堡逝後 統大總統與首相之地位而一之 在彼實可謂一種

之失敗也

吾人以常識判斷 以爲理論上可以繼希特拉而起者 有一人焉 其人爲誰 則今日普魯士首相兼航空部長國社黨鉅頭中最有強力之希路曼、奇齡是已 據國社黨權威者之言 奇齡之爲後繼 在希特拉自身亦曾經過一度之考慮 惟未能徵實者 在將來是否以希特拉所有之權力盡數移集於奇齡一身 抑或劃分之 以一部與奇齡 使與其他鉅頭通力合作是已

奇齡之外 其他有力人物可稱爲國社黨之鉅頭者 以吾人所知 則希特拉國社黨黨務代理之路多路夫、碧士 陸海軍指令官之維爾納、方、寶朗堡 暨內務大臣之維廉、扶力博士等 是已

奇齡如其權力地位劃分之 使各司其一部分之職務 則其他鉅頭 當不致不就其樞要的地位 假此分掌之局成 以吾人理想測之 奇齡必爲國家之元首 卽大總統是也 碧士爲黨魁 寶朗堡掌陸海空之統帥權 扶力爲首相 然而所不敢決定者 則於此時期未屆之先 不知情勢究有無變化而已

據現在一般人觀察 以爲大總統兼首相其制決不能久行 應代以較有力之三頭政治 如果需用最有力者撐持 則不必問是否由國社黨主動 不妨出現一王國 王國之出現 殊非德意

志國民之所駭異者也。蓋德意志國民，與其謂之爲喜黨治政治，毋寧謂之爲喜個人獨裁。何況國社黨之鉅頭，常以「以神所賦之特權行統治」一語，詔其國人，卽此一端，亦可見德意志國民之思想，其所由來者久矣。

然則將以何時以何種方法而有此變化，此時尙不能預爲推斷，恐亦非一朝一夕之事也。然若真有王國之出現，則候補王位者，予以爲有二人焉足以當之。

其一則前皇「該沙」郡主之子，卽「該沙」之孫伊龍士、柯加士、方、布龍士屈公，其他卽希特拉是也。雖然，此固非今日之論也，不過一部分主義者之希望而已。

士丹林歿後何如？

華路達 的幼蘭爹著

士丹林者與希特拉、黑索里尼不同，希特拉與黑索里尼乃創始的建設者，而士丹林則爲承繼的獨裁者。士丹林之繼列寧而爲獨裁，實可謂之爲列寧生命之延長，故其獨裁也，仍一本列寧之建設，而以之繼其未竟之業焉耳。由此言之，士丹林實有以異於希特拉與黑索里尼，而別具一種獨裁之性質者也。就權力之外表觀之，士丹林雖仍不失爲一獨裁者，然而士丹林

自身 與其謂之爲共產黨之指導者 毋寧謂之爲共產黨之機關 事實上士丹林自身亦嘗言 彼非強行其自己意志之鉅頭 彼乃實行共產黨之力與意志之機關而已

雖然 士丹林之爲共產黨指導者 此於事實亦有證明 已無人不知矣 不過彼之指導 有如船長之駕船然 彼乃其機關室 專司船舵 而有以異於德意之所謂指導者云爾

昔之所謂獨裁者視今之獨裁者 亦顯然大有不同 何以言之、昔之獨裁者 自有其一己之強力軍隊 立於其後 反之 而現代之獨裁者 則以黨爲其背景者也

昔之獨裁者 其所貢獻於國家者 在以攻擊其他之國家而兼併其領土爲能 故於無事之時 士兵不過爲其一家之食客而已 然而獨裁者之欲成就其事功 則固非厚集其兵力不可 所謂養兵千日 用在一朝也 近代則不然 戰爭已被認爲不生產的事業 誠欲爲獨裁者 惟有捨棄其武力的背景 而別以政黨殿其後 斯乃有濟耳

士丹林者 乃以捨棄武力爲背景之獨裁者也 彼以獨裁而保持共產黨 故彼得有以統制經濟生活 指導教育、科學與藝術而使之生產化 實爲「近代獨裁者」之成功者也 近代獨裁者之成功與否 一視其能使國民向上 使事物爲生產化與否以爲衡 換言之 彼對於國民之影響何如 實有關於其獨裁之地位 更申引言之 彼之事功能及於後世 使國家日趨於繁榮者

斯獨裁者之成功也 雖然 士丹林之獨裁 仍不過爲繼列寧未竟之業而使之強化者耳 其視黑索里尼與希特拉 實有遜色也 然而士丹林真近代的獨裁者哉

不甯惟是 士丹林輔弼者甚多 如軍事委員長之奧羅斯羅夫 重工業委員長之粵路斯沃屈 其四 中央執行委員長之摩羅多夫 交通委員長之加家那烏志等皆是也 萬一士丹林不幸而逝去 此四人者 計必能協力以保有其獨裁的地位 此四人亦各有其特長 奧羅斯羅夫最得人心 奧路斯沃尼其西最强幹 摩羅多夫地位最高 而加家那烏志則最賢明者也

於是此四人中 誰擢其他三人而爲最後之獨裁者乎 則視彼等今後之努力與材能而爲之決定而已

予於最後不憚再爲一言而預爲斷定者 則士丹林之死 蘇俄決不因之而崩壞 由列寧傳於士丹林之偉業亦不因之而中輟 或將更趨於強固而引續於無窮者乎

此稿譯自日本「世界知識」九月號

誓以匹夫紓國難

艱於亂世取人才

屢曾算至難謀處

破裂肺肝天地哀

華北特殊貿易問題

齊藤二郎著
无咎譯



最近蔣介石之華北對策 既已軟化山西 遂以山西爲外廊 對於華北之日滿勢力 不惜飛短流長 期誘致列強而有所動作 其尤著者 則爲反對華北特殊貿易與日本駐屯軍增強是已 南京政府日華北特殊貿易爲走私 誣爲日本軍之所爲 於是英美兩國 以華北特殊貿易足以陷南京政權於財政的危機 又從而慮德之 使出於強化的抵抗 雖然 此華北特殊貿易在冀東政權 業於本年二月已制定「冀東沿岸輸入貨物查驗暫行條例」及「查驗費徵收細則」 指定昌黎 留守營 北戴河 南大寺四處爲卸貨地 而徵收查驗費 查驗費卽關稅之一種 不過其稅率與支那海關稅率不同 有課其半額 而大部分則課其四分之一而已 其非走私甚明 試舉一二實例以明之

品目	量目	冀東關稅	支那關稅
砂糖	一三五斤一包	四元（百疋約五元）	百疋九元六角
方糖	一〇〇斤一箱	六元（同約十元）	同 一一元

人造絲 百磅一包 二〇元（同約四〇元） 同 一二〇元
瑤柱 一〇〇斤一包 一五元（同約二五元） 同 四〇元

其他貨物 大約按照支那關稅 課四分之一

上記稅率 係新由冀東自治政權所制定者 此項稅率 一經公佈 於是久以南京高關稅爲苦之華北需要 陡然增加 而經由冀東政權輸入之商品 遂亦因之而增其數量矣

此等商品 向來蟄伏於高率關稅壁壘之下 今乃源源輸入天津 內中尤以人造絲 砂糖爲最多 其入於天津者 實有驚人之量 計三月下半月輸入之數 有砂糖五，六萬包 人造絲六，七萬包 此等優良廉價之日本品 既突破冀東關稅之高堤 遂如波濤之洶湧而入於支那各地 浸假而波及於上海方面 實與支那市場以一大衝動 其影響所屆 不特市場受其威脅 而天津海關之稅收 亦因之而大減 李滋羅士謂最近十日間 足有三百萬之減收 其勢亦可驚矣

於是南京政府乃以海關監視船 駛入冀東沿岸以圖壓迫冀東政權 雖然 冀東沿岸乃一九

三三年塘沽協定視爲非武裝地帶者 今駛入支那之武裝船舶 是有意蔑視協定 以故我日本軍本於協定而峻拒之 以是觸南京政府之怒 至謂日本援助走私 大放其誹謗之聲 屢次提出抗議



原來特殊貿易 係南京政府之高率關稅 與冀東政權之低率關稅 所交生之物 冀東之行低率關稅 實基於其政府自身之必要而施行之一種政策 純屬於支那自身之內政 而與日本無關者也 今乃以之爲日本行爲而加以抗議 實不法之甚者矣



英美亦以其自國貿易之受其影響 或以海關收入爲債權擔保而受其減收之累 曾與南京政府協力而詰問日本 此實可謂之錯投門戶也 夫英在其所屬之香港 豈無走私之事乎 彼曾不予以一顧 而惟自掩其不是 專向日本攻擊 故我日本不惜以錯投門戶之抗議反擊之 由是南京政府乃以排日貨運動爲對策以抗我 愚憊列國以從事於反日工作 其黨部及其他機關更欲擴大華北之反日運動 而供給以材料焉 嗚呼 此實使中日關係 更趨於惡化而已

第四期要目

- 插圖十一幅
讀吳俊升先生從教育觀點論漢字之存廢有感
所得稅問題之檢討
美銀政策與我國貨幣問題
土耳其海峽設防與歐洲局勢
中國化學工業與國防
對意經濟制裁之失敗與歐洲政局之動向
我對華政策之主張
華北特殊貿易之現狀及其影響
時事論評六篇
德意兩法西斯蒂國之經濟危機
蘇俄新憲法
加藤博士天則百話
最近國內外大事紀畧
海潮庵隨筆



時事論評

西南事件與真正統一

微波

自上月西南發生軍事異動 突如狂風暴雨 蔽天而來 全國爲之震動 各國爲之屬目 南京政府更爲寢饋不安 人人駭汗相告 咸懼內訌之禍 迫于眉睫 人民之生命財產 又將蒙不可計算之損失矣 此役之動機 無論爲單純 爲複雜 爲自決 爲被迫 其內幕若何 標幟若何 局外人不知局中之事 可概置勿問 要其所爲 寧非極有不滿於中央 而後不顧一切而出此 今雖幸以國人愛好平和之心理 分途呼籲 卒使雙方各有覺悟 臨崖之馬 因以弗前 扣弦之矢 竟終不發 此乃天幸 非主持大計者可得自詡應付得宜 而貪以爲功也 不觀於陳濟棠出走之後 粵東局面 業已一變 粵西之原有計劃 受此莫大打擊 固將一時相忍爲政 以求目前之苟安 故李白仍得留桂之命既下 李白亦既表示肯就新職 一齣全武

行之戲 原可就此收場 絕不料國民政府不知以何用意 忽又以翻雲覆雨之手段 不惜推翻二中全會之成議 而復將李白二人 分別加以新任命 當時寧非謂調虎離山 以後可莫余毒於計爲得耶 夫人孰不知李白二人 非若陳濟棠之昏庸易與 其在廣西 又以多年半獨立故 得以任意經營 一切措施 頗有條理 成績尙多可觀 以此洽于民心 得其愛戴 而觀政者每從桂省歸來 亦輒許其勃勃有生氣 以李白之得有憑藉者若此 夫豈甘心向其素所不滿之南京政府 遽行屈服 其一時願就範者 固在沉機而觀變也 乃今以朝令夕改 授予口實 其不受亂命之主張 自屬振振有詞 而因此又生糾紛 在兩造相持中 西南人士 已飽受虛驚 雖幸而戰釁未啟 生命財產 似尙未有若何直接之損失 而桂以備戰亟 交通梗阻 一業停滯 商民所受痛苦 已極難堪 卽中央方面 亦聞調大兵以壓迫西境者踰十萬 其勞費之大可知 且操軍政大權者 復須親自出馬 舍其廬山遺暑之優游 而移營黃埔 極勞神于軍書旁午 曾聞諸委員長之親近者 言當全國仰旨盛攻李白時 以謂坐罪民心不附 使其內部解體 西事卽可指揮而定 乃於某日夜深 行營忽接廣西全省公民通電則極鋪陳李白治桂之功 表示臥轍攀轅之誠意 當事者因此電難于應付 竟爲旁皇達旦 其不豫之色 爲平日所罕見云 是因一着之錯 幾于進退兩難之僵局 其害殆由中于一種驕盈之氣 鹵莽從

事 未爲大局前途深長思 而致有此失也

今於不幸之幸中 西南問題 暫得解決 人人方慶中國統一 求之二十餘年而不可得者 今以陳濟棠誤被一方士翁半立之蠱惑 (翁賄陳左右 列陳陰事 每爲陳決休咎輒驗 陳極信之 翁諛陳貴不可言 復假亂語以證之 因有此舉 及見勢逆 再覓翁爲決進止 則已失所在 始悟受騙 及將亡命 竟碎所奉呂祖像而後行 此事粵人言之鑿鑿) 不惜將七八年來所坐擁之半壁江山 拱手讓人 而中央因以坐受其成 則向來所用各個擊破之術 至是完全得售 而可望南人從此不復反矣 雖然 天下惟以德服人者 足以令人悅而誠服 其或非由此道 則雖日以精誠團結爲口頭禪 而實同牀異夢者多 季孫之憂 恐不必在於顯與也 觀於歷次內訌 多屬黨內分派之相軋 所謂同志 一旦反眼而成仇敵矣 而旋又以利相合 和好如初 轉變之間 有類兒戲 此惟黨國有此怪現象 以外人眼光視之 殆皆莫名其妙耳 如此次廣西事件之委曲求全 固由各方面人物之盡力斡旋 而其中亦彼此各有苦衷 但吾國既幸以此而得表面之統一 其前途有無變化 當視秉國鈞者有無私天下之心 倘因憑藉既厚 更爲予智自雄 以力取之 而不能以德守之 則吾未敢遽信天下之從此無事也

創刊號要目

發刊詞
救國只要認得三箇字
對於所謂中俄提携論
冀察政權與日本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對憲法草案外論之感想
川粵鐵路與英國之關係
不合理之財政經濟策
國民政府之對俄外交
華北赤匪工作之實況
論語今義
國內外大事紀略
海潮庵隨筆
是汝師錄

大赦政治犯消息

息夫

近聞國民政府有大赦政治犯之議 據報載司法行政部長王用賓有言 大赦政治犯 當由國府命令行之 其範圍及詳細辦法 應經立法程序 制定大赦條例 反革命罪犯應否包括在內 亦有待于中央及立法院討論 現時政治犯在普通監獄內者約二千一百餘名 在各反省院者約一千六百餘名 此僅概數 因廣西新疆等省監獄月報尙未送齊 其不在普通監獄者 亦未計及云云

政治犯祇負政治上之責任 其性質與地位與刑事犯迥然不同 而其產生 尤以一朝鼎革 國是未定之秋爲獨多 各國皆然 民國豈能例外 況在一黨專制之下 視人皆不肖而我獨賢 視人皆愚而我獨智 稍有不愜意 卽不患加罪之無詞 此近年之所以多黑獄也 夫有道之主 貴有諍臣 弔民之師 不殺義士 使我之所措施 果能合天理而順人情 能于爲國爲民 而非出于排除異己 以遂其私 則人將懷德畏威之不暇 豈敢有越厥志而倡橫議 縱令有所見不同 指陳得失 亦屬游于自由天地者應有之義 不能執一言莫余違之淫威以摧挫之

故自來開國者以豁達大度爲貴也 乃若以黨外無黨爲標榜 對於不與同流合污者 動言打倒 一若較敵國外患爲充足恨 而不自審黨治之不足以服人 反以激動天下之不平 則偶以微罪而獲大譴者 時有所聞 十年來以借反動罪名 以誅勦異己 諺曰 勝者爲王 敗者爲寇 其以政治犯嫌疑 不知屈殺多少青年志士矣 至今而猶幸得呻吟獄中 尙以三四千名計 其中自不乏冤者 即果有因一時失檢 不無犯罪事實 而亦或出於時勢之所激成 當局者正可因此而反省 其有開罪于黨 而實出於愛國之誠者 當此國難嚴重 尤應愛惜而保全之 以免前此規模褊小 度量狹隘之譏 則今者大赦政治犯之動機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 主之者 雖或別有深意 要不失爲差強人意之舉 吾甚望其早能實現 以消除國內多少冤氣也

英埃新條約之內幕

秋聲

近在開羅締成之美埃條約 已於八月二十六日在英國外交部歷史上有名之洛迦諾室正式簽字 計全約條文十六條 另附三種協定 禮畢 英外相艾登致詞 稱頌該約爲兩國關係新階段之起點 而爲彼此合作之信證與工具 埃及首相那哈斯答詞 亦認該約爲英埃兩國昭示世界 兩平等友好國 已在自由合作 與誠摯聯盟標幟下相團結之表徵 就表面觀之 英埃兩國 從此可一變其向來之關係 而能爲魯衛兄弟之相親矣 但細察該條約內容 則於軍事上 英國仍得有種種便利 埃及之所謂獨立 似尙不免有名無實 則弱國之外交使然 無足怪也 自蘇彝士河鑿通以來 埃及以地勢關係 成爲英法角逐之場 卒之演成共管之局 其後英人藉端強奪亞歷山大里亞港 占領埃及 置諸保護國之列 逮大戰後 英雖允取消保護權 承認其爲獨立國 而在軍事外交兩方面 其權仍隱然操諸英人之手 埃及雖迭次反抗 未能遂志 自去年意阿問題發生 埃及受大刺戟 尤亟亟於解放運動 及阿國失敗 意大利稱霸于地中海 最招英人之忌 英恐埃及爲勢所迫 轉而事意 則英國將盡失其利益 故不得

不向埃及暫採羈縻之策 此爲此次新條約之所由來 蓋以防意之染指 乃英所自爲計 而非爲埃及 故外交全視勢之所趨 以爲轉移 而強者能左右人 弱者則爲人所左右 今英訂此片面有利之條約 是其於埃及之獨立 仍爲名與而實不與 短見者者遽爲埃及喜也

隴海路添置之新式鋼車美矣

(位觀)

隴海鐵路管理局以車輛不敷應用 曾向比利時定購新式鋼車四十九輛 分批運華 其第一批早已運到 支配在隴海線上駛用 其第二批現亦到滬 裝配竣事 於八月二十四日在京滬滬杭甬兩路北站 招待各界人士前往參觀後 卽借掛兩路局車頭 循京滬津浦線拖至徐州 再行轉道交由隴海線行駛 其第三四批 亦將陸續運來 隴海路一旦得此多數之新車 蔚然改觀矣

查此項定製新車四十九輛中 計頭等臥車五 二等臥車七 頭等膳車五 客廳車二 二三等合車五 三等客車十五 行李車五 郵政車五 共需造價至三百萬元之巨 各車內外各部 均用鋼板製成 兩端摺棚 亦屬鋼質 車身外壁 油淡綠色 內壁裝抽木版牆 皆極堅牢 而美觀 一切裝置 又能確保旅客之安全 並於郵政車內 設有武裝室 以備隨車軍警之用 至頭二等臥車膳車等 又皆裝置完美 令人極感舒適 所有各車 均備有安全器具 如風閘 閘瓦 自動調整器等 又凡旅客用具 及衛生設備 無不應有盡有 且均爲式樣最新穎

者 不特爲吾國各路前此所未見 即在歐美 亦屬上乘矣

夫以物質文明進步如今日 人孰不欲於衣食住三者之外 更得「行」之暢適 在旅況苦悶 中之幸有種種文明設備 以適其體 坐則軟椅 餐則西味 冬溫夏涼 倚窗遠眺 使人雖在 車上 怡然有居家之樂 此固富強國民所享受已慣 而亦吾國上流社會之所健羨也 雖然 人之享受 務必與境遇相應 使貧人不知自量 而妄效富人之所爲 其快一時之意者 必貽 後日之憂 可斷言也 執此以論今次隴海路之添置上等新車 其能無令人頓生斯感

考隴海路之創議 由前清光緒二十九年與比利時鐵路電車公司 訂立建築汴洛鐵路合同 借法幣四千一百萬法郎 規定汴洛段及將來展至西安時 允歸該公司辦理 至民國元年與該 公司廢除舊約 另行締結全線借款契約 債額定二億五千萬法郎 乃因歐洲大戰 比國犧牲 甚大 致未能以資金充分供給中國 其後祇能逐年借用短期款三千萬元 並訂有隴海路借款 續約 由比公司借一億五千萬法郎 荷蘭銀公司借五千萬法郎 總計負債約二千二百萬元 其已成路線 在民國五年 由開封通至徐州 十三年由洛陽延至陝州 翌年由徐州延至海州 二十年徐州潼關之間 始全部通車 至前年延至西安 現已通至咸陽矣 此路於國防上經 濟上 皆極有價值 自當設法力謀發展 但車輛雖宜增加 而以樸索渾堅爲主 且須多置三

四等客車及貨車 以求適用 所有頭二等客車以及膳車臥車等 似無需過事華美也 曩者滬
甯鐵路 亦以借款興築 債權者利於多借 輒將歐美所用之頭等客車 代爲購辦 而以之充
二等客車 不顧我營業上之大不合宜也 此二十年前之舊事 而今又重演之於隴海路焉 俗
有乞兒借錢造花園之揶揄 吾不識隴海購車時 亦曾作此感想否 或曰 是固國民政府所自
誇爲能努力建設者也 噫



第二期要目

- 插圖（六幅）
常談之使命
蒙藏新疆問題圍繞下之中華民國
移民與國力之消長
論政黨之成立
阿比西尼亞帝國之滅亡
冤獄賠償運動之推行
阿皇蒙塵與國聯
公務員扣薪購機
憲法草案
西村博士自識錄
最近國內外大事紀略

中國科學進步之徵

沙因

吾中國不幸而陷于今日之貧弱 原因複雜 未可一言而盡 而其主要則爲科學不發達 事落在人後 今於舉國注意提倡科學之時 而有科學七大團體在故都召開聯合年會之舉 其事誠足紀也

科學七團體爲何 (一)中國科學社 (二)中國物理學會 (三)中國化學會 (四)中國植物學會 (五)中國動物學會 (六)中國地理學會 (七)中國數學會 以上各團體 爲全國學者所組織 各有其相當歷史成績 今以本年八月十七日開聯合年會於北平 假清華大學之禮堂爲會所 是日各地各會員之參加者約四百餘人 濟濟洋洋 極一時之盛 會期至二十日而畢 其會期中所有演說詞及宣讀論文等之消息之紀載 因係屬學術上特殊領域內之專門問題 特爲設一會聞委員會 使之負責採集會內各種材料 加以編譯整理後 始交各報發表 以免舛誤 此亦足見該年會遇事細心 一切皆科學化也

吾國學術界 向來偏重玄學 其於科學方面 雖偶有相當發明 而以不能爲有統系之研究

故隨得隨失 未能致之實川 至近來各國競講物質文明 莫不根源於各種科學 吾國學者 咸欲取人之長 以補我之短 於是相率致力於此 觀於近年求學者 多舍文科而就實科 其趨勢至爲可喜 以中國之聰慧 又值世界科學之進步 於今爲盛 急起而直追之 蓋事半而 功倍 故風氣之開未久 而成績便已斐然 此次能集數百學者於一堂 其中類多成就偉大 對於國家社會 將必有極大之貢獻 使能將此次聯合年會之美績 向全國廣爲宣傳 俾人人 認識科學之真諦 則肄業者力求深造 未習者亦加注意 吾國向之事事失敗 在于不講科學 者 從此或不難在科學萬能之下 得與歐美日本各先進國 共享適者生存之權利也 勗哉與 會諸君

廣東禁賭與航空建設獎券

釋之

吾國賭風以廣東爲最盛 其爲禍之烈 足以傾人之家 蕩人之產 且又令志行薄弱者生
徼倖之心 自隳進取之志 盜賊多從此出 社會因而不寧 是固天下最惡之俗 向來主粵政
者未嘗不深知其弊 而以籌款最易 多不能禁 禁亦旋弛 甚大患也 頃因陳濟棠去粵 政
局一變 廣東省政府已於八月二十一日第二次會議 通過禁賭條例 定於九月一日起實行
依其條例 則所有番攤 山票鋪票 八十字義會 花會 麻雀牌 及其他一切雜賭 皆在永
遠禁絕之列 使其實行而果見效 未始非粵省人民之福也

賭博爲人類所同具之惡根性 興之所至 一觸卽發 特或以畏社會之譏彈 或以懾政府之
威令 強自制抑 使不成爲惡習耳 乃粵人嗜賭 既非別省人所及 而向之當局者 輒借此
籌款 因立賭捐 而美其名曰籌餉 又曰防務經費 皆指開設番攤 往年科舉時代有闈姓
又有白鴿票 山鋪票 皆招商承包 近則有麻雀牌捐等 又冒用水災有獎義會 統一有獎義
會等名稱 以掩其稅賭之迹 政府所入 動逾千萬 爲全省收入最大宗 而賭博者所負之數

不知若干倍於此 民以此窮 財以此盡矣 使非厲行禁絕 粵東雖素稱殷富 亦將以豪賭而自陷于枯瘠矣 惟以禁賭故 省庫年失千餘萬之收入 不審理財家將用何術以彌補之 吾見國民政府近以航空建設獎券 吸收民財 其性質亦賭博而已 亦廣東山票鋪票白鴿票之變相而已 而不惜借政府種種之力 用盡方法 以誘人人入彀 嗚呼 吾聞廣東之禁賭而喜 而見國民政府之殷殷勸賭 則又大懼 懼仍不免持朝三暮四之術 以愚粵民也

僑商籲請開闢南洋航線

思 鄭

近者上海市商會據南洋華僑來函 電請南京交通實業兩部 維護南僑商業 其辦法一爲治標 請與各輪船公司交涉 減低運費 一爲治本 請飭下國營招商局 從速新闢南洋航線 此皆屬南僑利害最切之謀 但前此 雖爲減輕水脚 推銷國產計 而各外國輪船公司 與我利害不同 減低運費之談 似非容易 至若新闢南洋航線 則固國營招商局應負之責 吾人不能不祈其早日實現 以慰南僑之望也

招商局爲吾國經營航業之先登 其創立時期 與日本之郵船會社略相當 在甲午以前 營業狀況 兩者尙堪伯仲 乃自是以來 人則突非進步 我乃瞠乎其後 今只見日船橫行各大洋海中 往來如梭 而招商則僅有少數老朽之舊船 行駛內河沿海 不敢越國境一步 夫我華人之足跡徧地球 而南洋密邇 又爲我先人之所關治 旅于其間者 衆以千萬計 我若強盛 直可收之爲殖民地以自豪也 殊不料只堪爲人作牛馬 向未享有祖國一日之保護 乃至或往或來 欲求一趁本國船舶而不可得 此真怪事 誠不能不憾吾肉食者之無遠謀也 今招

商局自歸國營 畧能整頓 近購新船如四海者航行南北洋間 差強人意矣 使國民政府能暫
罷粉飾太平無謂之建設 移其資以振招商局之營業 則區區關一南洋新航綫 夫亦何難 乃
聞局中人言 現以夙負尙未有術清償 南僑所請 恐成虛願 嗚呼 吾誦乘長風破萬里浪之
言 吾思古人 而嘆今人之無志無氣也

君子不鏡於水 而鏡於人

鏡於水 見面之容 鏡於

人 則知吉與凶

（墨子語）



專 載

今日之世界白人之天下乎抑黃人之天下乎

池宗墨

此爲池宗墨先生對暑期小學校師之講演文也 池先生之學問文章 久爲世所推重 無俟
余之喋喋 茲篇所論 批窳導郤 語語精透 其示範於小學教師者 至深且切 所徵引
中西史乘 尤切中時病 爲有國者下一鍼砭 不獨小學教師爲然 凡屬憂時之士 亟宜
手此一讀 以自警惕 此誠今日最有價值之文也 本社展轉索得其原稿 因轉錄之 以
廣其傳 昔人云 文章足以壽世 余讀池君之文 益信其言之不虛也

編者識

酷暑炎熱 有閒階級 率多避地海濱 諸君於斯假內 來通講習 今晨掣暇 與諸君一談
自覺不勝愉快 廿稔以前 愚卒業東京高等師範 歸國後 曾執教鞭於北京高師 及尙志

常談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專載 今日之世界白人之天下乎抑黃人之天下乎 九七

大學等校 然民八之後 或從事實業 或濫竽政海 深慨讀書機會較少 又復譾陋不學 今所欲演講之題 包羅廣大 非精通全人類史者 幾乎不能贊一辭 古人云 一部十七史 不知從何處說起 學殖荒落如愚 欲討論此問題 無異扣槃捫燭 未易得其真諦 然近百年來 我國始而懼外 繼而媚外 我亦人也 有爲者 亦若是 國人此種心理 一日不變 卽爲自侮 夫人必自侮 然後人侮之 苟能發憤自強 聯我東亞黃人 力圖自衛 縱不能凌歐駕美 亦必永保亞洲 謂愚不信 請看五千年來 白黃兩種之爭衡 東西文明之消長 卽可知歐美之所以有今日者 悉由東方文化之指導 更得中國學術之攻錯也 甚望諸君 振刷精神 恢復我先民光華燦爛之榮譽 此愚忘其不學 今不得不與諸君 一談此題者 正以其關係東亞民族前途至大也

上古之世 全世界文明 最先發源於亞洲 以及非洲北部 其著名之國家有五 卽中國 印度 亞述 巴比倫 及埃及是也 其後承襲亞述及巴比倫文化者 爲西亞之波斯 承襲埃及文明者 爲巴爾幹南部之希臘 (希臘之承襲埃及文明 係以喀利脫島 及腓尼基人爲媒介 腓人以埃及字母二十二 製成拚音字母 集單音以成複音 集字母以成若干文字 一傳至希臘 變爲希臘文 再傳至羅馬爲拉丁文 故希臘羅馬之文化 皆埃及之文化擴而大之者

也) 波斯自其王大利烏始強大 奄有西亞北非 而稱霸於地中海之西南兩岸 其時希臘國
內 小邦林立 以雅典 斯巴達 爲盟主 大利烏欲雄長地中海 遂伐希臘 一敗殂落 其
子澤耳士繼之 復舉大兵 侵入希臘中部 勞師襲遠 兵家所忌 終至慘敗而歸 國勢亦因
以不振 此卽所謂波希戰爭 亦即東西思想衝突之第一次 東方之波斯雖敗 而其文化則已
侵入希臘 可謂精神之勝利也

希臘式微 北部之馬其頓崛起 其王腓力 既統一希臘本部 傳于亞力山大第一 逐漸統
一西亞 併吞北非 遂興師東伐 聲勢銳甚 凡波斯故領 盡入掌中 金戈鐵馬 所向披靡
印度古國 亦被蹂躪 幸有喜馬拉耶障壁 險阻峻極 我華夏神州 得免於難焉 亞力山
大 既娶波斯王女 復令部下 通婚於波籍女性 使其永年 則東西人種混合 或竟告成
亦未可知 惟雄業未終 中道崩殂 天佑黃裔 盡脫羈勒 此亞力山大之東征 亦卽東西文
化衝突之第二次 波斯雖亡 而其文化 益益西傳 此又精神上之勝利也

亞利山大大王既終 馬其頓遂四分五裂 霸業銷沉者久之 西鄰羅馬 起於漁村 數代經
營 雄長歐陸 承襲希臘 欲爲海王 然非州西北 今之朱尼斯一邦 有國曰迦太基者 乃
東方之腓尼基人所建 特善航海 獨霸地中海 而爲羅馬勁敵 俟因迦太基軍艦 浮於羅馬

南岸 爲其偷學 建造艦艙 以矛攻盾 遂與羅迦之戰 迦有大將曰漢尼拔者 率衆經西班牙 越阿爾巴山 深入羅馬 幾全滅之 卒以主客懸殊 勞逸攸分 羅馬又用堅壁清野之法 遂使曠世英雄 漢尼拔 功敗垂成 迦太基 旋亦滅亡 此卽所謂比呢噶戰役 亦即東西文化衝突之第三次 迦太基雖亡 而其航海造艦之術 傳入羅馬 此又精神上之勝利也 吾國漢和帝 永元年間 大將軍竇憲北伐 大敗匈奴 而匈奴內附 內徙五原 北匈奴破滅 遺族西走阿爾泰山之西 至三世紀末 侵及瓦爾嘎河流域 河東有芬族人種 亦蒙古混血族人 畏匈奴強而西遷 同時東西高聶人 又畏芬人而西遷 遂釀成日爾曼種族之大遷移焉 最終 高聶人入羅馬及西班牙而建國 芬人亦至歐洲 紀元四世紀初 其首領阿提拉者 雄才大畧 北克日爾曼 渡海服斯干得那維亞半島 更以衆七十萬 攻東羅馬 東起黑海 西至阿得利的海 盡被芬兵蹂躪 歐人畏之如虎 稱爲天刑 東帝屢爲所敗 西帝亦常被兵 不幸 沙龍一戰 竟至大敗 阿提拉暫率部退走 踰年 入羅馬未蘭宮殿 正擬攻入羅馬京城 而阿提拉以水土不服 士卒多死亡 卒旋多騰河畔 未幾 醉後病殂 此乃我黃人第一次侵入歐洲之盛舉也

當成吉思汗之西征也 提兵百萬 所向無敵 亞洲既已統一 (印度日本除外) 歐洲東北

亦在統治之中 極盛時 除奇卜察 克伊兒 察哈台諸汗國外 其勢力遠至意德諸國 時德帝與教皇方有兵事 外患之來 更無力抵抗 歐洲全境 幾入掌中 不幸 元太宗升遐計至 以致前敵司令之巴圖 不得不下令班師 此又我黃人第二次侵入歐洲之盛舉也

成吉思汗之後 復有帖木兒 當奇卜察克汗國勢衰時 曾南侵印度 破特里等城 舉國懾服 卒繼成吉思汗未竟之業 其生平所平定之地 西抵地中海 東至葱嶺恒河 南盡波斯灣 北及俄之中部 雖以土耳其 及東羅馬之合扼海峽 未能深入中歐 然西亞全部 及歐俄一部 皆入掌握 此又我黃人第三次侵入歐洲之盛舉也

以上所舉 在上古時 東方民族（亞洲民族）與西方民族（歐洲民族）經三次戰爭 雖卒爲西方民族所勝 然其結果 東方文明 終以傳至西方 此可謂文化征服 在中古時 我黃種之蒙古英雄 前後侵入歐洲者 凡三四次 今之匈牙利 係匈奴後裔 土耳其原屬突厥 譯音 此皆我黃人血統 建國歐洲大陸 古時曾著聲威 而今日亦尙存在 以與異族爭衡之明證也 在他方面言之 又爲東方文化胚胎西方文化之表現也 然最能使西洋文明 實爲利器 至於今日 而稱霸世界者 厥爲十字軍東征之影響 所得東方法寶 遂以啟近世歐洲之盛運也 蓋自回教佔領耶路撒冷後 基督聖地 淪爲異域 前來朝禮者 輒被俘擄 歐州教

皇皇帝 以及各國諸侯貴族 乃聯合而起十字軍 遠征東方 前仆後繼 凡五次之多 經二百年之久 卒不能勝 然其結果 印刷術、造紙術、製火藥術、以及指南針等 均因此次戰役西傳 藉以致近世之隆昌焉 自印刷造紙法 傳到歐洲 而學術思想 賴以廣播 文明大啟 智能日進 愚者以明 僂者以通 榛榛狉狉 一躍而爲冠裳上國矣 火藥製造法 傳到歐洲後 大礮之力 城失其堅 封建割據 遂告終局 分崩離析 復統於一 於是各國中央集權 強有力之政府出現 遂形成近世之國家焉 歐洲各國既勵精圖治 內力已充 乃澎漲於外 於是利用指南針 征帆四出 探覓新地 蒙荒未啟之美洲 因以發現 東西各國之聯絡 亦遂告成 人滿可慮 藉美洲新地 爲尾閘之洩 國富日增 有東洋諸國 爲外府之依 於是歐洲盛強 冠絕寰宇 然印刷也 造紙也 火藥也 指南針也 固我東方所有 不能推陳出新 顯其威能 一落人手 便以致富強 此莊子所謂同一不龜手之藥 或以霸 或不免於泮澌統 良可慨也

歐洲各國 既如此盛強 獲得美洲 又復東侵 英人以東印度公司 而滅印度 南洋羣島 盡被歐人役屬 因鴉片戰爭 而開五口通商 割香港爲根據地 於是海禁大開 邊警頻傳 莫於西藏 法於安南 俄於遼東 德於青島 各伸勢力 蠶食鯨吞 無所底止 其他各國

亦以利益均沾爲辭 置租界地 於各大商埠 故自鴉片戰爭 以迄日俄戰役 爲黃人最弱時期 且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國 亦均一蹶不振 故亦爲亞洲民族最弱時期 所幸者 東鄰日本 崛起海上 明治維新 興也勃然 典章文物 比隆歐美 而一切科學之發明 又不落後 是以日俄之戰 竟一舉而摺之 滿洲原野 由白人掌中 而歸於我黃人焉 是以聲威大振 世界震懼 迄於歐洲大戰 中日兩國 均曾參加 日本既爲五強之一 出兵西伯利亞 復進攻青島 奪諸德人之手 而還中國 嗣後 德奧租界 漢口英界 天津比界 亦逐漸收回 近年以來 又復勃興於西亞 弱而復強 故此時期 實爲亞洲黃人 即東方民族 復興時期 倘能明了 日本與我 實係唇齒相依 一致努力 以求共存共榮 則將來成功 自無限量 蓋中日兩國 同文同種 利害尤最密切 以我之廣土衆物 富於資源 與日之科學進步 製作精巧 截長補短 實行經濟提携 誠東亞無窮之休 况兩國人口 幾佔全世界三分之一 若能真正互相扶持 平等互惠 未有不能稱雄世界之理 讓一步言 亦可達到 亞洲人之亞洲 則茫漾大陸 咸我同族 世界和平 亦繫於斯 此中日兩國朝野人士 亟應互相親善之原因也

然日本雖強 僅可援助吾國 入共進自強之途 而我絕不能 事事依人 忘其自主 故根

本仍須 國人各自努力 以求邁進 此後 國人之心理建設 即在革除舊染之污 而爲新民之範 如斯鉅任 胥賴教育 諸君既爲小學教員 陶鑄羣倫 實其責任 民德之隆污 民智之通塞 皆以諸君爲轉移 是以將歷史上 東方民族 卽亞洲黃人之盛衰關鍵 詳述靡遺 深望由此恢復古來之榮譽 復興我民族 富強我國家 進而謀東亞之和平 遵此以教 不激不隨 救國事業 卽基於此 諸君身爲師表 今後日常生活 下列數點 亦有應注意者 附陳於左

一 有禮貌 吾國孔子之教 首重禮樂 樂卽禮之附屬物也 禮之失傳久矣 師旣不以此教 於是晉接周旋 往往未合禮節 爲人厭棄 如古禮所云 將入室 聲必揚 與西人扣門 日人御免之禮 無以異也 而今人不知 默然闖人之室 致引起人不快者 現常有事也 愚留學東邦 恒見日本學童 舉動處處合禮 是卽教育以禮爲重之表教 孔子云 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 後進於禮樂 君子也 取法乎上 僅得其中 望諸君 教國民以君子

二 須清潔 世界人類 最不清潔者 爲猶太人 及吾國人 猶太旣已亡國 吾人可爲殷鑑 美洲華僑 其遭擯斥 所藉以爲口實者 以其污穢也 上海西人公園 標標於門曰

惟華人與犬 不得入內 夫以污穢 至比於犬 天下恥辱 孰過於是 願諸君爲一洗之 吾國古代教育 本有灑掃一門 此卽清潔之表現 且清潔以資衛生 有關民族健康 卽保育兒童 尤爲要圖

三 須耐勞 吾國小學教師 報酬最微 仰事俯蓄 尙虞不足 故半生勞瘁 僅免饑寒 然因勤勞 可範兒童 人人習勞 舉國成風 豈不美哉 每日出入學校 最好步行 匪特節省金錢 且可強健身體 諸君知其益處 務望躬行實踐 抑尤有進者 今日學生 一進學校 便染惡習 手足既不肯勞動 而呼喚僕役 頤指氣使 儼然老爺派頭 五官四肢 習於無用 故業農之家 常以子弟入學 沾染惡習 視爲畏途 嗚呼 學校之弊 一至於此 可爲浩嘆也

四 記日記 記日記之功用 所費時間雖短 而裨益之事特多 大凡古今聖賢 類多樂此不倦 遠者勿論 卽如有清學人 若顧亭林 曾滌生 李越縵等 無不終身記之 是以均成偉大人物 日記不但諸君自記 且須使學生記之 並批閱刪改 以觀勤怠 其收效 誠非淺鮮也

諸君若能將以上所陳 躬行實踐 一面常告學生 使知我東方民族 卽黃色人種 在世界

上並不弱於西方之白種 養成其大無畏之精神 自強之意志 並深深明瞭 日本與我 實係
輔車相助 唇齒相依 合則兩利 離則兩傷 謀國民之聯結 圖東亞之隆昌 如斯團結一致
則行看今日之世界 竟是誰人之天下 愚雖不肖 願與諸君共勉之

史遷七十傳

獨服李將軍

桃李不言者

名聲天下聞

蘇俄新憲法

(再續)

記者

第九十七條 勞動者代表會指導所屬行政機關之各種活動 保障公民權利 實行地方經濟及文化建設 並制定地方預算

第九十八條 勞動者代表會在蘇聯邦直屬共和國法律賦與彼權限內 得制定決議及頒佈訓令

訓令

第九十九條 各區、省、自治省、縣、市、村、勞動者代表會之執行及行政機關 爲其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由勞動者代表會選舉之 包括主席、副主席、及委員若干人

第一百條 狹小村落勞動者代表會之執行及行政機關 依據聯邦各共和國憲法 得由勞動者代表會所選舉之主席及副主席若干人主持之

第一百零一條 勞動者代表會之執行機關 直接向該勞動者代表會及上級勞動者代表會之執行機關雙方負責

第九章 法院及訴訟機關

第一百零二條 蘇聯司法權由蘇聯最高法院 聯邦各共和國最高法院 區法院 省法院

自治共和國 及自治省法院 蘇聯特別法院 (該法院由蘇聯最高議院議決組織之) 及人民法院分別執行之

第一百零三條 各級法院 除法律特別規定者外 均須有人民陪審官參加審判

第一百零四條 蘇聯最高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 該院有權監督蘇聯及聯邦各共和國各級法院之活動

第一百零五條 蘇聯最高法院 及蘇聯特別法院 均由蘇聯最高議院選舉之 任期五年

第一百零六條 聯邦各共和國最高法院 由該共和國最高議院選舉之 任期五年

第一百零七條 各自治共和國最高法院 由該自治共和國最高議院選舉之 任期五年

第一百零八條 區法院 省法院 及自治省法院 由該區 省 自治省 之勞動者代表會選舉之 任期五年

第一百零九條 人民法院由各縣公民 按普通直接及平等投票制選舉之 任期三年

第一百十條 法院審判 用聯邦或自治共和國或自治省語言 如受審者不知此等語言

須用翻譯使其完全明瞭案件內容 且有權用方言向法院呈述

第一百十一條 蘇聯各級法院 除法律另有規定 及受審人獲得辯護權利保證者外 均須

公開審判

第一百十二條 法官獨立 僅受法律限制

第一百十三條 各人民委員及其所屬各機關 以及公務人員 及蘇聯公民 是否遵守法律

其最高監督權屬於蘇聯檢察官

第一百十四條 蘇聯檢察官由蘇聯最高議院選舉之 任期七年

第一百十五條 各共和國區省檢查官 以及各自治共和國自治省檢查官 由蘇聯檢察官委任之 任期五年

第一百十六條 縣檢察官由聯邦各共和國檢察官委任 呈請蘇聯檢察官批准之 任期五年

第一百十七條 各級檢察機關 以至任何地方機關 均得獨立行使職權 且僅對蘇聯最高

檢察官負責

第十章 公民之基本權利及義務

第一百十八條 蘇聯公民有工作權 有權獲得工作保證 並按其工作之分量及性質而獲得

工資 工作權受下列事實保證 卽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組織 及因排除經濟恐慌消滅失業 而使蘇維埃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

第一百二十九條

蘇聯公民有休息權 休息權受下列事實保證 卽絕大多數工人之減至七小時工作 職工每年假期 且仍獲得工資 以及勞動者廣大療養院 休息家庭及俱樂部網絡之建立

第一百二十條

蘇聯公民年老時 疾病或失却工作能力時 有生活保障權 此項權利受下列事實保證 卽國家出資之職工社會保險廣泛發展 免費醫藥 勞動者健康保障廣大網絡之建立

第一百二十一條

蘇聯公民有受教育權 此項權利受下列事實保證 卽免費之普及強迫基本教育 以至高等教育 高等學校絕大多數學生之國家津貼制 各學校教授本地方言 工廠 國營農場 機器曳引機站 及集體農場勞動者之免費工業技術及農業教育組織

第一百二十二條

蘇聯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方面 與男子享有同等權利 婦女此等權利之實現可能 受下列事實保證 卽婦女與男子享有同等工作

工作報酬 休息 社會保險 及教育權利 國家保護母性及兒童利益 孕婦給假 且得工資 及產婦家庭 托兒所 幼稚園廣大網絡之度立 蘇聯公民 不問所屬民族或種族 在政治 經濟 文化 社會生活方面

第一百二十三條 享有同等權利 此為不變法律 此等權利之任何直接或間接限制 或依據種族或民族區別 直接或間接給與某一部分公民若干特權 以及任何種族或民族之排斥 仇恨 及輕視宣傳 均受法律懲罰

第一百二十五條 依據勞動者之利益 並為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蘇聯公民享有下列權利 (甲) 言論自由 (乙) 出版自由 (丙) 集會自由 (丁) 街道遊行及示威自由 此等公民權利受下列事實保證 即設立印刷所 供給紙張 公共房屋 街道交通工具 及其他必需物質資料 以供勞動者及其組織享用

第一百二十六條 依據勞動者之利益 並為發展民衆之獨立組織及政治活動 蘇聯人民有權組織公共機關 如職工會 合作社 青年團體 運動及國防團體 文化 技術 及科學團體 且使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階層中之最活動覺醒公民

組織於蘇聯共產黨中 此為勞動者努力鞏固及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之前衛
並代表民衆及國家勞動者 各種組織之領導中心
的 一百二十七條 蘇聯公民身體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經法院判決 或得檢察官同意 不受
逮捕

第一百二十八條 公民家庭不受侵犯 及其通信秘密 均受法律保護

第一百二十九條 蘇聯對於因保護勞動者利益 或因彼等科學活動 或因爭取民族解放而受
控告之外國公民 予以庇護權

第一百三十條 蘇聯任何公民 均有服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憲法遵守法律 執行
勞動紀律 忠實遵守社會義務 及社會主義公共生活規則之義務

第一百三十一條 蘇聯任何公民 均有保護及鞏固公共社會主義財產 視爲蘇維埃制度之神
聖及不可侵犯基礎 視爲彼等祖國財富及權力之源泉 視爲全體勞動者繁
榮及文明生活之源泉之義務 任何人企圖侵犯公共及社會主義財產 卽爲
人民之敵

第一百三十二條 公民有服軍役義務 工農紅軍中之軍役 爲蘇聯公民之可敬義務

第一百三十三條 保衛祖國 爲蘇聯每一公民之神聖義務 祖國奸賊 違反誓言投降敵人 損害國家軍事力量 作外國間諜 均爲最大罪惡 受法律最嚴厲之懲罰

第十一章 選舉制度

第一百三十四條 各級勞動者代表會（蘇維埃）代表 卽蘇聯最高議院 聯邦各共和國最高議院 各省、區、勞動者代表會 各自治共和國最高議院 各市、村、勞動者代表會代表 均由選民依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制選舉之

第一百三十五條 代表選舉採普遍制 任何蘇聯公民在選舉年達十八歲者 均有選舉權 及被選舉權 惟有精神缺陷 及由法院剝奪選舉權者爲例外

第一百三十六條 代表選舉採平等制 任何公民不問種族及民族 所信宗教 教育程度 居住地點 社會身份 財產地位 及過去活動 均有平等之選舉權 及被選舉權

第一百三十七條 婦女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其條件與男子相同

第一百三十八條 服務於紅軍中之公民者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其條件與一切公民相同

第一百三十九條 代表選舉採直接制 各級勞動者代表會 自村及市勞動者代表會至蘇聯最

高議院之選舉 均由公民直接投票

第一百四十條 代表選舉採秘密制

第一百四十一條 選舉候選人按區域提出之 勞動者之各種社會團體 共產黨職工會 合作

社 青年團體 文化團體 均有權提出候選人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任何代表須將其工作 及勞動者代表會工作 向選民報告 且在任何時期

按照法律手續 經多數選民之決議罷免之

第十二章 國徽國旗及首都

第一百四十三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國徽爲陽先照耀下之圓球 上飾鐵鎚及鐮刀

繞以穀穗 並用聯邦各共和國文字 書（各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上述國

徽又爲五角紅星

第一百四十四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國旗爲紅旗 上角近旗桿處飾以金色鐵鎚及

鐮刀 其上爲五角紅星 繞以金邊 長闊比例爲一比二

第一百四十五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首都爲莫斯科城

第十三章 憲法修改

第一百四十六條 蘇聯憲法修改 須得蘇聯最高議院兩院 三分之二以上 多數之決議

知不務多 務審其所知

言不務多 務審其所謂

行不務多 務審其所由

第三期要目

- 插圖（九幅）
蒙藏新疆問題圍繞下之中華民國
意阿戰爭後我國之借鑑
歡迎川越大使與中日經濟提携
國聯無能與阿國之失望
悼革命大文豪高爾基
從上海虬江碼頭之建設談到國民經濟
非常時日本之認識
對於最近之中日經濟關係
冀東政權下之華北種種相
時事論評（五篇）
華北之經濟調查
蘇俄新憲法
最近國內外大事紀畧
海潮庵隨筆



談叢

丁祭日國學講經辭

今年丁祭 國府通令各省市 隆重舉行 文武百官 多有赴曲阜致祭者 禮儀彬彬 洵盛會也 顧未聞有講經之舉 夫六經乃孔子集堯舜湯文武周公之道 以垂世立教 爲吾人身心性命日用彝倫之要 當此世道衰微之會 尤非明經無以匡正人心 挽回流弊 故自有漢以來 以至前清之季 莫不修正六經 表彰大道 迨至民國成立 始有倡言廢經廢祀之謬論 至民國二十三年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 因而提倡尊孔 恢復祀典 修葺文廟 且尊孔子後裔爲奉祀官 以特任官待遇 蔣介石此舉 可謂爲國固有之道德文化 留一線之生機 吾人固不禁爲之馨香讚歎 獨於春秋二祭 不予講經 是猶擇粟者之去其菁華 似於釋奠先師 宣揚聖道 意未盡善也 昔者文廟致祭 必請名德碩師 講

經國學 何爲而今則無之 豈昔人衛道之勤而今人翼教之疏也 吾因之而有感焉 乃撮錄嚴幾道光生遺稿一篇 載於此 以實我談叢 是亦明經之意云爾

編者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講義

嚴復遺稿

今日孔教會舉行丁祭 禮單中列講經一事 原屬告朔餼羊備禮之意 當此孔道蕪葑于鈞一髮之時 今日我輩釋奠先師 似於講經一節 又不宜聽其虛闕 復庸淺擣味 非敢謂於聖人大義微言 有何心得 乃今舉似 以餉諸公 不過謹依行列 取備節文而已 伏冀諸公諒而教之

不佞今日演講 乃擇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 今案此章聖言 自西學東漸以來 甚爲淺學粗心人所疑謗 每謂孔術胚胎專制 此爲明證 與老子「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語 同屬愚民主義 與其平日所屢稱之「誨人不倦」一語 矛盾參差 不可合一 此其說甚似 特自不佞觀之 則孔子此言 實無可議 不但聖意非主愚民 即與誨人不倦一言 亦屬各有攸當 不可偏行 淺人之所以橫生疑謗者 其受病一在未將章中字義講清 一在將聖人語氣讀錯 何以言之 考字書 民之爲言冥也 盲也 瞶也 荀子禮論有云 「人而有是士

君子也外是民也」可知此章民字乃統一一切氓庶無所知者之稱而聖言之貫澈古今者因國種教化無論何等文明其中冥昧無所知與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數苟通此義則將見聖言自屬無疵又章中「不可」二字乃術窮之辭由於術窮遂帶禁止之義淺人不悟將「不可」二字看作十成死語與毋勿等字等量齊觀全作禁止口氣爾乃橫生謗議而聖人不得已詔諭後世之苦衷亦以坐晦耳

復次章文兩「之」字皆代名詞顧今吾黨試思當日聖人言下此兩「之」字所代者果屬何物若不佞以己意測度則所代不離三者道德一也宗教二也法律三也是三物者皆生民結合社會後所不可一日無者故亦遂爲明民圖治者所必有事今若一一考其所以推行之方更見孔子之言殆無以易也

則請首從道德以觀此言不佞所以先道德而後宗教者因依最近天演學家研究凡社會進化階級道德常在宗教之先顧道德爲物常主於所當然而不若學問之常主於所以然是故西哲穆勒約翰有言道德乃方術而非學理夫所以然乃「知」之事而所當然乃「由」之事詩不云乎「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故孩提索乳非必有意於衛生燕雀營巢豈復縈情於存種使必先知之而後有由則社會之散而不羣久矣然則所謂可使由不可使知

民之於道德也已如此

更進則試從宗教以觀是言 將見聖言更無以易 何以明之 蓋社會之有宗教 卽緣世間有物 必非智慮所得通 故夫天演日進無疆 生人智慮所通 其範圍誠以日廣 然卽以日廣之 而悟所不可知者之彌多 是以西哲嘗云 宗教起點 卽在科學盡處 而斯賓塞爾亦云 宗教主體 在知識範圍之外 此孔門性與天道 所以不可得聞 而子入太廟之所以每事問 而世間一切宗教 無分垢淨 其權威皆從信起 不由知入 設從知入 卽無宗教 然則所謂可使由而不可使知 民之於宗教也又如此

最後則有法律 夫法律者治羣之具 人之所爲 而非天之所制也 然則其用於民 似可使由而兼可使知 莫法律若矣 且察古人月吉象魏之意 似亦未嘗不欲民知 以爲法律利行之助 西哲邊沁亦謂法律有易知程度爲立法家所當祈嚮之一端 顧祈嚮如是 而以求諸事實 則其境界終存理想 無論何等社會 民之程度 莫有至者 不特民質僿野之時 有所不逮 卽在文化大開之國 其中法令 本於隨時之義 所不得已而有事者 常若牛毛 是以僑胥皆賢 而鄭鑄刑書 主張各異 至於法令繁興之後 欲明法典之統繫 與其解釋請比之宜 每資專門畢生之學而後能之 使必知之而後有由 將法律之行無日 且諦而言之 此能由而不

盡知者 其於民德治柄 亦非無所利也 西國法家 又嘗深論之矣 彼謂法之於民 猶夫道德之條誡 轉不欲劃然分明 制爲畛畔 使持循者嚴於文字 而棄其精神 夫民彝日用之常 所謂善惡是非 自其彰明較著者言 雖在蚩氓 不知蓋勘 卽在疑似之際 使其人第本良知以爲斷決 其違道不至甚睽 法律之事 亦如此耳 身爲國民 皆有服從法律之義務 願從其大者言之 法之所求 至易盡也 勿毀人性命 勿殘人肢體 勿玷人名譽 勿盜人財產 勿行侵欺 勿背契約 勿擄棄黎老 勿凌害幼孤 凡斯種種 幾於盡人所知 設其犯之 固亦自知有罪 至有嫌疑難明之獄 俟精辨而後是非以明 則國家設置理官 訟者延雇辨護 正以爲此 彼編戶富民 固不必深諳科律 使得舞文相遁 或緣法作姦 以爲利己損人之事 是故風俗惇龐之國 其民以離法甚遠之故 於法律每不分明 而難刁盡爭之民 其國恒難治 其民德亦必不厚也 由斯而談 則雖在法律 其於民亦可使由而不可使知 何則 以知之轉於亂近而於治遠耳

夫使民於道德宗教法律三者 以事理情勢利害言 皆可使由不可使知如此 則聖人此章之言 後世又烏可議乎

抑不佞更有言者 從來吾儒講經舊法 皆以語必經見 不倍本師爲歸 復今日伏蒙推定

謬登講席 固欲證明聖諦 問執詖邪 顧乃雜引旁行鞮寄之書 以爲吾說之助 諸公聞此 得勿訝之 顧私心爲此 正以見聖言垂訓 萬古爲昭 雖在五洲殊俗 凡有血氣 舉莫能外 非敢效時賢之數典忘祖 侮聖言而夸醜博 亦惟諸公宥之而已

凡彼九流 亦我附枝

厥道闕衍 爲天下師



最近國內外大事紀略

記者

國內

行政院會議通過

發行粵省金融公債

查二十五年粵金融公債條例 已由行政院會議通過 票面總額一萬二千萬 定十月一日發行 利息四厘 三十年償清 指定粵省中央稅收項下收入撥作基金 用途充粵省毫洋發行準備金 此項公債係為確定毫洋本身信用 全部充作發行準備金 不流通市面

京漢長途電話

從九月一日直達通話

常談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最近國內外大事紀略

交通部所辦之京漢長途電話 自南京經皖之蕪湖、懷甯、贛之湖口、九江、直至漢口 蜿蜒一千餘里 實爲九省長途電話計劃中最重要之幹線 其全部工程 業已告竣 除西段漢口、九江、懷甯相互間 東段南京、懷甯、蕪湖、九江相互間 均已開放通話營業外 其京漢兩地之中間局幫電設備 頃亦經完成 該局刻定於九月一日起開放 直接通話 每次電話三分鐘 僅需話費二元 又交通部所辦之漢滬無綫電話業經竣工 亦定於九月一日滬漢直達通話 每次通話三分鐘 在租界者三元三角 在華界者三元 至通話手續 與普通無異

關東軍參謀長板垣中將通州訪問

關東軍參謀長板垣中將於二十六日下午一時乘日機抵平 三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池秘書長赴平接晤 仍偕武藤大佐及副官等乘汽車赴通州 與殷長官會見 懇談甚久 旋由池秘書長領導 參觀政府各廳處及各局所 殷長官於四時半在政府大禮堂設筵洗塵 席間暢談甚洽 中將謂「余此次來通訪問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不勝感慨 而目覩政務發達情形 尤爲快慰」云 六時許於冀東官民歡送中 乘車返平

國府爲成都事件

重申睦鄰命令

國府二十九日爲成都事件 發布重申睦鄰命令云 查我國人民對於友邦須敦睦誼 不得有排斥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爲 早經明令在案 最近四川成都竟因人民暴動 發生毆擊外人情事 殊違政府睦鄰之旨 除飭主管機關迅速妥爲處理外 茲特重申前令 仰各切實遵守 毋得違背 此令

朱徐等殘共

又進犯岷縣

朱(德)徐(向前)等殘共於二十四五兩夜 大舉進犯岷縣縣城 均被國軍擊退 並奪獲匪雲梯十四架 二十六日匪復犯岷城西南一帶 中地雷 傷亡極衆 匪軍皆喪膽 川北之匪北竄岷縣一帶後 甘各縣官軍人民均努力防範殘匪竄擾 刻洮沙 定西 臨洮 羅西各縣均組織防匪委員會及剿匪宣傳隊 協助防匪 并鞏固地方

本年雙十節起

計丁徵兵

據電 全國定本年雙十節起 實行依照戶口冊 計丁徵兵 依照兵役法 分期抽調訓練 無論官吏人民等 今後一律在本管報到 由省縣政府協助辦理 國府已明令實行兵役法

冀東籌備

秋丁祀孔

祀孔典禮 在 本年春丁 業經冀東政府令飭民教兩廳 會同辦理 當以典禮久廢 禮樂散亡 時間匆促 不及措辦 故當時未能悉循舊禮舉行 現政府定於國歷九月二十二日（即夏歷八月初七日）為秋丁祭祀之期 所有儀節 擬盡量規復舊制 以崇祀典 聞民教兩廳奉令後 派員敬謹籌備 所有禮節祝辭歌譜等件 亦已妥為擬就 呈請殷長官核定 并通令所屬各縣政府遵照 屆期一體舉行云

冀東平榆公路

已全部竣工

冀東最近修造之平榆公路 聞已於日前竣工 由該縣政府呈請建設廳派員驗收 建廳擬俟其他各縣十一條公路完竣後 始同時驗收 查該路係由雙望鎮起 至深河二經過盧峯口 撫甯縣城 見駕坡等處 計全路長六十華里 寬二丈三尺 路基墊高二尺 修成覆瓦式 并於路旁留大道車兩條 輕重車輛往來 不致與汽車相撞云

冀察內部暗影重重

第二十九軍之不穩態度

最近以第二十九軍爲中心之冀察政權 其內部頗有不穩氣象 已漸入於具體的階段 此與華北經濟提携之前途 實有重大影響 故關係方面 甚注意之

- 一 因日前板垣關東軍參謀長來平 特往通州訪問冀東長官殷汝耕氏 而未與宋哲元會晤 於是受了刺戟 以爲日本疏遠冀察
- 二 因王克敏北上 以爲日本將以王代宋
- 三 因成都事件 日本朝野對華態度 突逞硬化 以爲日本對華北之實力行使 不能倖免

以上述種種動機 於是發生反噬的空氣 其已見端者

- 一 使第二十九軍下層兵士之抗日意識 日趨於熾烈化
 - 一 幾次發生不祥事件之豐台部隊 至今不予撤退 反增加兵力武器 情勢極不穩
 - 一 謂將於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有所舉動其聲甚囂塵上
 - 一 國民大會代表 在表面上雖聲明不予選舉等 而事實上已準備派員參加
 - 一 對於冀察政權內部之人事及機構之改革絕無誠意
- 以此之改 關係方面對於宋政權 已認爲絕望矣

中日經濟提携先聲

合組天津電業公司

興中公司爲達成其開發華北經濟使命 將於本年下半年積極活動 此次興中公司社長十河信二到津 除分訪日軍部領館及滿鐵當局 對開發華北經濟中之該社業務進行有所商榷外 與我方市政當局及關係方面關於初步合作計劃 亦有所接洽 結果爲謀完成促進華北經濟開發之基礎動力 決定由中日兩國設立中日合辦之天津電業股份公司 茲乘十河社長在津之

便 故經決定之後 畧事籌備 即於月之二十日在天津特一區北甯官舍舉行創立大會

桂局和平解決

中央並准恢復十九路軍暫駐粵南

據電 桂局已告解決 李宗仁最近期內即就任新職 李濟琛決定離桂出洋 十九路軍現暫駐粵南 桂局和平解決辦法 除李白新任命已發表外 當有重要數點 一、關於救亡工作及國防計劃等 嗣後均須服從中央領導 二、桂省軍隊編爲六師 歸李宗仁節制 三、准恢復十九路軍 並指定暫駐粵南 四、桂省內政及黨務 由中央派員整理 五、桂省實行禁絕烟賭

川越日內入京

訪外長開始正式交涉

聞日本駐華大使川越及駐華大使館陸軍武官喜多 海軍武官佐藤 將於十一日晚或十二日晨啟程晉京 預定十八日訪我張外長 開始正式交涉 現在日本各報輿論空氣 已較爲和日

一般意見 均盼中國政府密切防範 俾免同類事件之復發云

國 外

世界和平運動大會開幕

世界和平運動大會 業於月之四日在北京正式開幕 出席者共有四十國之代表 計三千餘人 當即通過決議案 請與西班牙中立協定有關之各國政府 担任調解西班牙之內戰

德國延長兵役年限

自德國希特拉元首下令 將兵役年限 由一年增至二年之後 英法方面 莫不大為驚異 不安之念 油然而生 均謂當此歐洲時局錯綜已甚之際 德而採此決議 殊足駭人聽聞 此左右派人士以爲蘇聯人民委員會近曾決議 該國新兵入伍年齡 應自二十一歲減至十九歲 德國此舉 乃係對俄而發 自屬適合情理 但在左派與穩健派人士 則認德國當局 早已作此決定 今不過以蘇聯之決議爲口實耳云

國社黨大會將決定

德國新青年法律

國社黨將於九月八日至十四日在努倫堡舉行黨務大會。同時衆院亦將舉行重要會議。其議程中之主要事項，爲通過關於德國青年前途之法律。衆信凡在某年齡以上之男童，不分階級或教育，均將照意國巴里拉國之辦法，使之離其家庭與父母，爲國家服務。聞男童將受半軍事之訓練，女子將受家政耕種看護之訓練。俾他日堪勝新日耳曼國母親之任云。

國社黨本屆年會口號爲

與共產黨奮鬥

希特拉元首現在巴維耶省貝許德斯伽登地方休養。因國社黨常年大會舉行在即，卽在該處從事籌備。聞本年大會將以「與共產奮鬥」一語爲主要口號。以共產主義現已有西漸之勢。西班牙內亂，卽其明證。德國以西歐屏障自居，對此自難坐視。最近蘇聯當局將新兵入伍年齡自二十一歲減至十九歲，該國陸軍員額因而增加一倍。當時德國各報卽發表激烈言論，攻擊蘇聯。此卽德國對共產主義採取總攻擊之先聲。而西班牙政府，近方與法西斯派

作殊死戰 亦爲德國攻擊之一目標 現在萊茵河沿岸防務 將大事增強 以上各項決定 或將在國社黨大會開會前 卽予採取 亦未可料云

蘇俄開始

充實西方防務

據里加消息 蘇俄自下令將人民入伍年齡減爲十九歲後 業已在西部邊境一帶 開始建築新兵營 以便容納本年秋間入伍五百萬大軍云 據官方統計 本年度蘇俄所造之飛機 已超過去年之總數 約百分之七十二 蘇俄不久卽將與世界其他各國之空軍綜合力量並駕齊驅 今再益以陸軍實力之增加 自將使蘇俄之國家力量 絕對莫可與京矣

蘇俄警告德國

聞蘇俄官方 已警告德國 須減少反蘇俄之攻擊 但未考慮召回駐德使節 一般相信希特拉在魯倫堡正準備另一震驚歐洲之舉動云

法應付未來事變

決定充實國防

法國國務總理白倫 國防部長達拉第 航空部長谷脫 海軍部長茄斯尼 頃就德國兵役年限延長問題 舉行會議 當商定強化本國國防辦法 其大要 一、充實軍備 二、提高陸軍員額 三、陸軍加緊機械化 關於第一項 各兵工廠出產數量 應予以提高 並防止工人罷工 關於第二項 職業兵應自十萬員名 增至二十萬員名 並在邊界各處添造營房 至延長兵役年限一層 則并未考慮及之云

樹立反共陣線

墨索里尼將訪晤希特拉

據柏林消息 墨索里尼將於九月間下半月 赴德國晤德元首希特拉於白爾加斯特加登別墅 藉以答謝一九三三年希氏之抵威尼斯 聞墨相並將表示德國不參加對意制裁之謝意 但據多數人之觀察 僉信德意兩國或將互相團結 以禦中歐之「布爾希維克」主義 聞目下正在考慮一種協定 如能實現 則將包括德意奧三國 屆時保加利亞國或亦將加入云

墨索里尼下令

舉行軍事示威

據羅馬電 墨索里尼首相下令於亞繼林諾地方 舉行二十萬大軍之軍事演習 該地現舉行摩托化戰爭操演 由皇太子任裁判 據可靠消息 墨索里尼遲延復員於一九二四年級之海陸空軍者 即因歐洲目前危機日增故也 墨相決定對可獲勝利之西班牙社會黨 將以強烈之陣線對待之 即令單獨行動亦可 墨相宣稱 外交政策 必需有軍事準備云

英法向西班牙

提出重大警告

自西班牙政府暴露革命背後關係之消息後 英法兩國極重視之 相傳已向西政府提出重大警告如下 一西政府如投擲外交爆彈 則英法兩國態度更趨硬化 或惹起國際政局之危機 一 希望西政府十分考慮事態所以重大之故 暫行隱忍以待德意兩政府不干涉案之正式回答

瑪德里成一恐怖世界

據柏林晚報特派記者之紀述 彼謂瑪德里之中央監獄 實一屠場 每日均有數百犯人被鎗斃者 所謂鎗斃全體犯人及一千二百貴族計劃 已在上星期開始實行 施行程序是由一特別委員會指導 惟此事已被英國駐瑪德里公使查悉 彼立即通知西班牙外長阻止此項殘酷行爲 於是有特別審判所之成立 而此特別審判所每星期亦宣判三百六十名犯人死罪 翌日 此三百六十名犯人 遂同遭同一命運 所有犯罪 均予以槍決 據最近消息 此種殘殺行爲仍繼續進行 其中實不少社會聞人云

戰雲瀰漫之歐洲

據巴黎電稱 法國 德國 捷克 南斯拉夫 羅馬尼亞 匈牙利 保加利亞 及奧國等八國 均於月之二十三日舉行戰爭演習 自星期二起 意相墨索里尼之黑衫軍十五萬人 亦將在意之庇尼亞演習 英國之海陸空軍 則將在德文港及普里穆斯間操演 蘇俄亦將以其全部空軍及至少三分之一陸軍 在各處演習 據美聯社調查 至本星底 上述十一國中 將有九十四萬五千人作戰云

羅斯福之國際大會議計劃

據電 羅斯福總統計劃召集世界各最大國家領袖於一處 舉行會議 討論保障世界和平問題 此項計劃雖未具體決定 但已向其親近人士表示 據云 參加此項會議之各國領袖 包括羅斯福總統 英王愛德華人世 史丹林 墨索里尼 希特拉 法國賴伯倫總統 及中日有力代表 會議地點即由彼等決定 會議時分爲若干小會議 羅斯福認爲此種辦法 辦事最爲靈敏 羅氏列舉會議時所討論者 爲裁減軍備 保障和平 共同宣言以各個人之力量 制止世界任何地之戰爭 美國將審慎對東半球之和平 避免任何軍事義 但亦不請求外國對西半球負擔軍事義務 羅斯福主張 締結汎美洲和平協定以作模範 世界和平會議 將更注重引起戰爭之經濟原因 主張各國仿效美國締結互惠商約 剷除關稅壁壘 羅斯福認爲即令此種會議僅係一種恣態 不能長期避免戰爭 亦可使戰爭遲緩發生 羅氏相信如彼連任總統 其所處之地位較以前任何總統皆適宜推進和平云

美國百萬人反戰

要求政府停止軍擴

聞霍列約克女子大學校長伍萊博士日發率領反戰團體一百萬人之代表團晉謁羅斯福總統
要求政府停止擴充武備及軍力 并提議政府利用現有之和平組織 發起締結世界條約 藉以
裁減軍備 滅斯福總統對之慰勉有加 但稱西半球比較其他各國更能瞭解人民祈求和平之願
望云

日本內閣決定重要國策

日本政府根據組閣當時之聲明 爲改革庶政起見 樹立重要國策 而將各省提出之三十餘
種國策加以整理之結果 遂於二十五日閣議決定採用以下各政策 卽由內閣發表其內容 一
、充實國防 二、教育之刷新與改善 三、整理中央與地方之稅制 四、安定國民生活 一
（一）預防災害政策 （二）確立保險施設 （三）振興農 山 漁各村經濟與中小商工業者
經濟 五、振興產業 伸張貿易 （一）電力之統制與強化 （二）液體燃料及鋼鐵之需要
與供給 （三）確保纖維資源 （四）統制貿易 （五）振興航空與海運事業 （六）援助
日僑在海外之發展 六 確立對滿重要政策 七 行政機構之整備與改善

板垣中將重要談話

據長春三十日大東社電 前赴華北一帶視察現狀之關東軍參謀長板垣中將 以要務告終 已於二十九日飛還長春 其對歡迎之日記者談話曰「予此行至華北 因無暇故未及與中國要人會晤 惟我國駐紮天津及北平之武官以及日本方面各機關當局 則悉已會見 且曾開誠布公交換意見 以我關東軍原與華北接隣 同時又爲我國駐屯華北軍隊之後援者 以此關係當然有報告我關東軍意向於該處駐屯軍之必要 外傳宋委員長目下已失掉其原來之意氣 遂漸向中央軟化云云 此種風說 適足以證明宋氏目下境遇之不甚如意而已 此則予敢斷言者也 而冀東方面 則迥乎不同 一切辦事皆順手 完全能與日滿雙方携手並進 政府人員亦能各盡厥職 甚爲可喜 成都事件在天津時已曾有所聞 可謂千古憾事 此次旅行中感想最甚者 則爲南京政府排日思想之遠播 雖邊境之地亦已普及 我日本對於南京政府此種排日思想 要斷然以強硬之手段臨之 山東亦然 韓復榘原爲親日之人 而南京政府若以此迫其辭職 我日本斷乎不能默爾而息也云

婦女反共同盟

在日內瓦開會

日內瓦五日海洋電 世界婦女反共黨主義及反戰同盟委員會在此間開會 該會於今日對世界婦女發表之宣言謂 據親見西內戰罪惡者之報告 西共黨在莫斯科世界革命組織之指揮下 殺害數千無告男女及幼童 吾人特此抗議 並請全世界之良知公判此種惡勢力在各地摧殘宗教家庭 使各國人士捲入戰爭 且有一千二百萬大軍隨時準備援助 奉莫斯科命令在各地擾亂之分子 全世界婦女當不忘其為信仰家庭及道德保護人之責任 起而排斥此種惡勢力 世界婦女同盟將為和平祖國文化及宗教奮鬥 並請全世界婦女與吾人合作社云

世事紛紛過眼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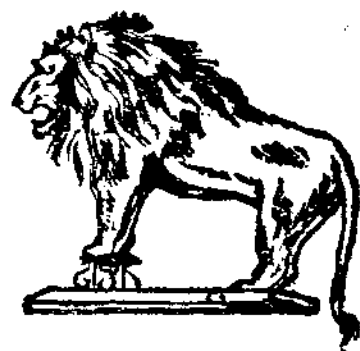
九衢依舊漲紅塵

桃花夢破劉郎老

燕麥搖風別是春

第四期要目

- 插圖十一幅
讀吳俊升先生從教育觀點論漢字之存廢有感
所得稅問題之檢討
美銀政策與我國貨幣問題
土耳其海峽設防與歐洲局勢
中國化學工業與國防
對意經濟制裁之失敗與歐洲政局之動向
我對華政策之主張
華北特殊貿易之現狀及其影響
時事論評六篇
德意兩法西斯蒂國之經濟危機
蘇俄新憲法
加藤博士天則百話
最近國內外大事紀畧
海潮庵隨筆



雜俎

海潮庵隨筆

爲政在人

曼殊

孔子曰 爲政在人 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 此天下古今之通義 言治道者所莫能易也 自近世法治人治之辯興 於是始有持爲政在法之說者 夫法之不善 則不足以維持國家於不敝 斯固然矣 顧苟有其人 則自能審度時勢 以損益諸法而善用之 苟非其人 則雖盡取天下古今至善之法 以着諸官府 其究也 悉成具文 而弊之與法相緣者 且日出而不知所窮 故法與人雖不可偏廢 然有人而法自隨之 其道爲兩得 徒法無人 並法亦不能以自存 其道爲兩喪也

治具與治道

常談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雜俎 海潮庵隨筆

董子曰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可謂至言 近世之立憲國 學者亦稱之爲法治國 吾國人慕其名 津津然道之 一若彼國中舍法之外 卽無所以爲治者 不知法乃其治具 而所以能用此具者 別有其道焉 苟無其道 則雖法如牛毛 亦不過充架之空文而已 故全世界中立憲國以數十計 而其聲光爛然日進無疆者 僅數國也 道者何 曰官方 曰士習 曰民風而已 此其言雖若老生常談 聞者鮮不以爲迂 然舍此以外 則實無可以厝國家於不拔之途 眞欲救國者 可能無意哉 賈子亦曰 今世以侈靡相競 棄禮誼捐廉恥日甚 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 以爲大故 至於俗流失 世壞敗 因恬而不知怪 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回心而鄉道 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者也 俗吏之所務 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嗚呼 是不啻爲今日言之矣

學問與祿利之路

太史公作儒列傳曰 余讀功令 至於廣厲學官之路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讀者不得其解 謂是史公歎美當時儒學之盛 此誤也 史記一書 凡稱廢書而歎者三 其一則十二諸侯年表 稱讀春秋譜牒至周厲主 其二則孟子荀卿列傳稱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並此文而 三 皆以歎息於世運升降之大原也 蓋古之學者 爲學而學 自廣厲學官之制興 於是學者

始爲官而學 爲官而學 學自此湮矣 故史公既曆舉六國及楚漢之交齊魯儒生之抱道自重 復舉叔孫通公孫宏以後公卿士夫之趨時承流 兩兩比較 而無限感慨 係於言外 班孟堅深 知其意 故直揭曰 祿利之路然 誠恥之誠傷之也 日人後藤新平 治臺有聲 嘗言臺灣教 育之狀曰 臺人非欲仕進者 則不願就學 欲教育之普及 殊非易易 吾聞其言而歎歎不能 自禁 夫臺人此種思想 受諸故國者也 而全國中此等思想 則自漢開祿利之路以後 相傳 以迄今日 而痼疾中於膏肓者也 故科舉一廢 而舉國無復嚮學之人 學堂及外國留學生所 以不絕者 恃變形之科舉以維持之耳 歐美日本 幾於無人不學 而應文官試驗者 不及百之 一 此正乃學之所以盛也 我中國若不能將學問與祿利分爲二事 吾恐學之絕可計日而待矣 不悅學之弊

左氏昭十八年傳 魯人有見周原伯者 與之語 不說學 歸以語閔子焉 閔子曰 周其亂 乎 夫必多有是說 而後及其大人 大人患失而惑 又曰可以無學 無學不害 不害而不學 則苟而可 於是乎下陵上替 能無亂乎 嗚呼 何其言之壹似爲今日言之也 我國數千年 來不說學之風 殆未有甚於今日者 六經束閣 論語當薪 循此更閱十年 則千聖百王之學 精華糟粕 舉掃地以盡矣 或曰 今者新學方興 則舊學之銷沈 亦非得已 日本明治初

年 其前事也 雖然 日本前此之驚新學 則真能悅之 而以所學名其家與傳其人者輩出焉 日本之有今日 蓋學者之功最高 我則何有 治新學者 以之爲應舉之敲門磚而已 門闢而磚旋棄 其用恰與前此之帖括無以異 夫前此學子雖固不困於帖括 而帖括以外 必尙有其所學者 其所學之致用與否勿具論 要之舍肉慾外 更有此以供精神上之愉快 於以維繫士夫之人格 毋使墮落太甚 而國家元氣 無形中往往受其賜 今也舊學則視爲無用而唾棄之矣 至其所謂有用之新學 其價值乃僅得比於帖括 吾國需此變形之帖括 何爲也哉 孟子曰 上無禮 下無學 喪無日矣 是豈可不爲寒心也

警儉

方氏文十七年傳 襄仲如齊 復曰 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 以臣觀之 將不能 齊君之語儉 臧文仲有言曰 民主儉必死 明年 齊人弑其君高人 昭元年傳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 劉子曰 子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對曰 老夫罪戾是懼 焉能恤遠 吾儕儉食 朝不謀夕 何其長也 劉子歸 以語王曰 趙孟爲晉正卿以主諸侯 而儕於隸人 朝不謀夕 棄神人矣 是年冬 趙孟卒 夫於言語之間 而以懸斷人壽命短長之數 其理若甚幽眇不可憑 實乃不然 人之所以託命於天地間者 則精神爲之君 儉也者 苟且圖安於旦夕而不恤其

後者也 後之不恤 其精神哀哉耗矣 精神耗而營魄能存 未之聞也 此心理與生理相屬之至道也 豈惟個人心理有之 卽社會心理亦然 舉國人而有儉食朝不謀夕之心 國未有不亡者也 故吳季扎聽鄭樂而下其先亡 錫西羅於羅馬之末葉 而決其不可救 亦於其人民之心理察之而已 故孔子以民不儉爲貴 今吾國內治之艱鉅 外侮之憑陵 壹不足懼 而惟君民上下之習於儉爲足懼 苟不思警 其何以十稔

晴窗日日擬雕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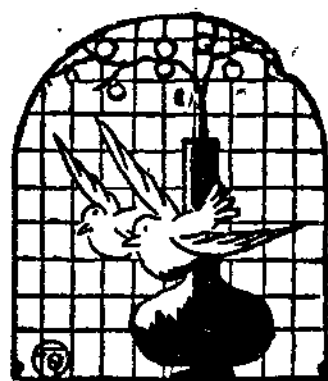
惆悵明時不易逢

二十五絃人不識

淡黃楊柳舞春風

創刊號要目

發刊詞
救國只要認得三箇字
對於所謂中俄提携論
冀察政權與日本
教育當以孔子爲主
對憲法草案外論之感想
川粵鐵路與英國之關係
不合理之財政經濟策
國民政府之對俄外交
華北赤匪工作之實況
論語今義
國內外大事紀略
海潮庵隨筆
是汝師錄



庭訓格言

庭格訓言

訓曰元旦乃爾端令節生日爲載誕昌期皆係喜慶之辰宜心平氣和言語吉祥所以朕於此等日必欣悅以酬令節

訓曰吾人凡事惟當以誠而無務虛名朕自幼登極凡祀

壇廟禮神佛必以誠敬存心即理事務對諸大臣總以實心相待不務虛名故朕所行事一出於真誠無纖毫虛飾

訓曰凡人於事務之來無論大小必審之又審方無遺慮故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誠至言也

訓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以天下之心思爲心思何患聞見之不廣舜惟好問好察故能明四目

達四聰所以稱大智也

訓曰凡天下事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慎重者敬也當無事時敬以自持而有事時即敬以應事務必謹終如始慎修思永習而安焉自無廢事蓋敬以存心則心體湛然居中即如主人在家自能整飭家務此古人所謂敬以直內也禮記篇首以毋不敬冠之聖人一言至理備焉

訓曰爲人上者用人雖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在下者常視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則下必投其所好以誘之朕於諸藝無所不能爾等曾見我偏如一藝乎是故凡藝俱不能溺我

訓曰凡看書不爲書所愚始善即如董子所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謂之昇平世界果使風不鳴條則萬物何以鼓動發生雨不破塊則田畝如何耕作布種以此觀之俱係粉飾空文而已似此者皆不可信以爲真也

訓曰朕八歲登極即知阻勉學問彼時教我句讀者有張林二內侍俱係明時多讀書人其教書惟以經書爲要至於詩文則在所後及至十七八更篤於學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讀日暮理事稍暇復講論琢磨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朕少年好學如此更孰好筆墨有翰林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曾教我書法張林二內侍俱及見明時善於書法之人亦常指示故朕之書法有異於尋常人者以此

訓曰節飲食慎起居實卻病之良方

訓曰凡人修身治性皆當謹於素日朕於六月大暑之時不用扇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縱而能者也
訓曰汝等見朕於夏月盛暑不開牕不納風涼者皆因自幼習慣亦由心靜故身不熱此正古人所謂但
能心靜即身涼也且夏月不貪風涼於身亦大有益蓋夏月盛陰在內偷取一時風涼之適意反將
暑熱閉於腠理彼時不覺其害後來或致成疾每見人秋深多有肚腹不調者皆因外貪風涼而內
閉暑熱之所致也

訓曰凡人養生之道無過於聖人所留之經書故朕惟訓汝等熟習五經四書性理誠以其中凡存心養
性立命之道無所不具故也看此等書不勝於習各種雜學乎

訓曰書經者虞夏商周治天下之大法也書傳序云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
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蓋道心爲人心之主而心法爲治法之原精一執中者堯舜禹相授之
心法也建中建極者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德也仁也敬與誠也言雖殊而理則一所以明此心
之微妙也帝王之家所必當講讀故朕訓教汝曹皆令誦習然書雖以道政事而上而天道下而地
理中而人事無不備於其間實所謂貫三才而亘萬古者也言乎天道虞書之治歷明時可驗也言
乎地理禹貢之山川田賦可考也言乎君道則典謨訓誥之微言可詳也言乎臣道則都兪吁咈告

誠敷陳之忠誠可見也言乎理數則箕子洪範之九疇可叙也言乎修德立功則六府三事禮樂兵農歷歷可舉也然則帝王之家固必當講讀即仕宦人家有志於事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在大賢希聖之心言必稱堯舜朕兢業自勉惟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勿負乎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已耳



中原公司

華北唯一百貨大商店

總店 天津 旭街
分店 天津法租界 綠牌電車道

推銷統辦
中華環球
產貨

分銷場
北平王府井大街

函售部
價格劃一
挑選精細
包裝妥善
付奉迅速

電碼掛號
中文：六一六五
西文：CENTRALIZE

品

常談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發行

編輯者 常談月刊社

天津日界福島街
五十九番地五號

發行者 常談月刊社

本 刊 價 目			
國外每期加郵費一角	國內各埠每期加郵費四分	全 年	零 售
		十二冊	每 冊
		一元八角	一角五分
		半 年	九 角

廣 告 價 目					
長期刊登價目面議	四分之一	半 面	全 面	地 位	等 級
	二十元	三十五元	六十元	底 外	特 等
	十八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底 裏	優 等
	十五元	二十五元	四十元	正文前後	普 通

天津日本租界旭街

寫並真二機材械料
河野寫真機店

電話二〇二三四

振替大連二〇〇九

福通銀號

便期儲蓄存款兩種

(一) 整存便期整付

(二) 零存便期整付

利息比活期優厚

存取比定期便利

天津日租界福島街盛德里對過

電話二二一七七

福通銀號啟